



天
地
大
學

81-38
1169
16





▲序說文東西端也。徐曰：按書傳所以序別內外也。又左傳正義序與叙音義同。雅、秩、詁云：叙，緒也。舉其綱要，若繭之抽緒云。

▲趙氏，趙岐也。字邠卿。一字基卿。東漢京兆人。首尊信孟學，為之章句，分為十四篇，又為之題辭，辭即序也。

○名公語錄按：史記本傳註，邠后徙于邠，如魏都大梁而稱梁之類也。

○索隱者河內司馬貞所為之史記索隱也。所謂小司馬者，有自序，署為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閣學士，但不知為何代人。以序文考之，蓋唐人。蒙引

○王劭字君懋，勃之季弟。撰隋書八十卷。見于尚友錄。王文仲子通傳。

○孔叢子通考第一百九板泉氏云：楚孔鮒字子魚，孔子八世孫也。仕陳，勝為

博士。以言不見用，托目疾而退。論註其先仲尼子思子。子高子順之言及已。

孟子集註序說

七十四 十四 史記列傳去聲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

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

趙氏名岐，字邠，東漢京兆人。駟人也。

駟亦作邠，本邾國也。受業于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

孫名伋，音索隱云：王劭以入為衍字，而趙氏註及孔

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輔氏曰：子思之門人無顯名於後者，而孟子真得子思之傳，則疑親受業於子思者為是。而集註兩存其說，蓋自古聖賢固有聞而知之者，不必待耳傳而命而後得也。又以中庸一書觀之，所以傳授心法，開示

之行事... 曰禮儀子... 二十一篇... 爲... 蒙引



蘊奧如此其至則當時門弟子豈無見而知之者孟子從而受之愈益光明亦宜有之也○西山真氏曰七篇之書其出乎中庸者非其曰四端云者則味發之中中節之和也蓋仁義禮智性也所謂大本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所謂達道也其曰禹稷顏回同道孔子仕止久速者則君子而時中也其曰鄉原亂德者則小人而無忌憚也其曰子莫執中者時中之反也其曰曾子北宮黝之勇者南北方之強也其曰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禮之實節文斯二者則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其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則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也其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則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也至於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之義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通考吳氏程曰按孟子自魏惠王三十五年游梁至哀王七年而燕人畔齊距孔子蓋一百六

程顥字伯淳号明道先生

程頤字正叔号伊川先生河南人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也伊尹聖之任也柳下惠聖之和也孔子聖之時也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詩曰上稱天子下稱孤而雅也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蒙引趙氏曰五經通五經於長於詩書蓋爲見其屢引詩書而以爲尤熟於此耳不然何以知其獨長於此後學如此比度前賢其亦無據而可矣無怪乎高子以追蠹而議禹之聲尚末王之聲也故程子闢之○性理大全三十八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詩書故未爲知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

十七年是爲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况孔子夢奠時伯魚之沒已六載子思固長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一去孔子四十五年而卒而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故孟子但曰私淑諸人而集註以爲子思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

性理大全三十八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詩書故未爲知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

迂遠
曲也

孟子踐履處皆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揚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與非苟知之亦允頭之此最善論孟子者也○尹焞字德充洛人少孤奉母陳氏年二十師事伊川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和靖居士撰論語解行于世○字彥明詳在伊洛淵源錄十一并言行錄

○蒙山云濶於事情此言其粗歸於時也

○古史 蘇子由著

○通鑑 司馬溫公著

○古史 司馬遷史記別作古史
○補人代燕力潛王時史記古史荀子說や力軍王也通鑑子孟子戰國策余作山通考說や此二說交無益不可穿鑿

○考異二十卷溫公著又有卷八十卷

○考異通鑑七家注其

○淳宗隱曰女教反

○來虛肅曰洵南事見史記甲故仲完世家此只足以證齊王為燕所敗何足以證伐燕之必為齊王事○黃氏曰抄說同金仁山不知金氏本于黃東發乎

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

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

而濶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

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

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

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

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

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

新安陳氏曰謹按通鑑綱目周顯王三十二年乙酉孟軻至魏慎觀王二年王賓魏君魯卒孟軻去魏適齊五年乙巳燕君會以國讓其相子之燕主元年丁未齊伐燕取之分生但云齊王其下即孟軻去齊救王二年戊申即齊閔王之元年即即即

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新安陳氏曰謹按通鑑綱目周顯王三十二年乙酉孟軻至魏慎觀王二年王賓魏君魯卒孟軻去魏適齊五年乙巳燕君會以國讓其相子之燕主元年丁未齊伐燕取之分生但云齊王其下即孟軻去齊救王二年戊申即齊閔王之元年即即即

通鑑之不同蓋如此證以通鑑綱目丁未宣王卒閔王主之戊申方改元則丁未乃宣王末年閔王繼位之年蓋未能的知伐燕之為先君事與嗣君事也以齊事證之則王為是孟子謂為宣王志傳寫之訛耳無所折衷姑以綱目為據云通考仁山金氏曰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謂為湣王者荀卿所聞也史記又所傳聞者也安得以後世所傳聞之辭而反疑孟

孫周顯王三十五年

周顯王三十九年

蔡康曰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公孫丘篇所載沉同問無可伐欽者宣王也

是時廣指近代言商鞅本自重子數年前商鞅商鞅史記才八有傳列傳才五孫武傳未有

○秦孝公用商君魏文侯

楚悼王用吳起齊威王用孫臏田忌

○蒙以鞅本衛之公族綱

目大書衛鞅後封之於商地故稱商鞅起初用於魏魏武侯卒秦魏君類卒楚人殺之此孫武指孫臏非孫武也武子則吳王

關閩所用殺一宦妃為隊長者也齊代魏以田忌為將臏為軍師威王時也

○史記註從將容反橫與衛通胡旨反孟康曰南北從東西為橫臏曰以利合為從以威勢相勝為橫

正義曰諸說皆不允關東地從長六國共居之蘇秦相六國會從親而損秦故曰合從關西北橫廣秦橫居之張儀相秦破關東道使連秦之橫故曰連橫

○蒙引云當是時秦用商鞅止是以所知不合此言其所以齟齬於時也

○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孫丘等皆說朝之門人也萬姓章名

○山堂考索前集八韓愈以為魯子所會集非朝自作今攻之則知愈言非妄也其書王于所見諸侯各蓋如祝宣士梁惠王梁襄王勝定公勝木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朝者善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故以愈言為然是以道

子所見之辭乎文公尊孟子者序說及集註反取荀子史記而疑孟子為秦雖曰疑以傳疑而後人將以為實又曰伐燕事孟子最詳其次戰國策蘇秦在魏與其相子之婚而蘇代與子之交秦死齊宣王復用代代為齊使燕蘇主問宣王何如對曰必不聽不信其臣以激燕王而厚子之也於是燕王以國讓子之三年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伐之王命章子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曾死齊大勝子之以此通鑑所據以係之宣王也但年表以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六十九年湣王立四十年通鑑則下減湣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魏之事語錄疑考他據故履祥以為伐燕雖微戰國策亦當以孟子為是况又有戰國策之可據乎當是之時秦用商鞅反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

容反衡與橫同○新安陳氏曰蘇秦主合從之說欲合六國為一以抗秦張儀主連衡之說則離六國之交以事秦六國謂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知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韓子各愈字退之蓋文公唐是而集註於滕文公篇首章云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第四章云記者之誤如何朱子曰前說是後兩處

○新安陳氏曰蘇秦主合從之說欲合六國為一以抗秦張儀主連衡之說則離六國之交以事秦六國謂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知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韓子各愈字退之蓋文公唐是而集註於滕文公篇首章云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第四章云記者之誤如何朱子曰前說是後兩處

堯 陶唐氏姓 伊祁名 放 勳 在位九十八年

舜 有虞氏姓 姚名 重華 在位二十年

禹 姓 姁名 文命 黃帝 玄孫 在位十五年

湯 姓 子名 履字 天乙 帝嘗之 在位三十三年

○韓文十一 原道篇 韓子此語本 命吾先曰 孟子尽心下 言

○漢書三十一 張敖傳 西 北國始通於漢 然秦興 蘇林曰 鑿開也 空通也 秦始開通西域道也 節古曰 空孔也 猶始鑿其孔穴也 自今云 掩蔽掩其不倫曰 龍石 周子曰 養心 莫善於誠 荀子曰 元不誠 誠既誠 誠心 安 用養心 蘇門

○漢書三十一 張敖傳 西 北國始通於漢 然秦興 蘇林曰 鑿開也 空通也 秦始開通西域道也 節古曰 空孔也 猶始鑿其孔穴也 自今云 掩蔽掩其不倫曰 龍石 周子曰 養心 莫善於誠 荀子曰 元不誠 誠既誠 誠心 安 用養心 蘇門

○漢書三十一 張敖傳 西 北國始通於漢 然秦興 蘇林曰 鑿開也 空通也 秦始開通西域道也 節古曰 空孔也 猶始鑿其孔穴也 自今云 掩蔽掩其不倫曰 龍石 周子曰 養心 莫善於誠 荀子曰 元不誠 誠既誠 誠心 安 用養心 蘇門

失之熟讀 七篇觀其筆勢 如鏗鏘 而成非綴緝 可就也 論語 便是記錄綴緝 所為非 一筆文字矣 ○新安 陳氏曰 愚聞或疑 易繫辭 有子曰 字 以為非 孔子作 朱子曰 安知非 後人所加 如周子自著 通書 五峰 刑 之 每章加周子曰 字 今 宋王姬姓名 留手 字 子 不即正位 讀孟子 亦當會此意 武王 宋王 在位七年

韓子曰 堯以是傳之 舜以是傳之 禹以是傳之 湯

湯以是傳之 文武周公 文武周公傳之 孔子傳

之 孟軻 軻之死 不得其傳焉 荀與揚也 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 韓子此語 非是 蹈襲前人 又非

鑿空 撰得出 必有所見 若無所見 不知言 所傳者何

深其理 見附錄

○韓文十一 讀荀子篇 醇 殊倫反 厚羨也 疵 才 支反 病也 ○蒙引云 孟乎 醇乎 醇者 也 謂其擇之精 語之詳 也 ○又曰 木 醜 以其皆知 崇 正道 熟邪說也 小疵 即擇 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也 ○通義 金氏曰 大醇者 謂 其大綱 知尊孔氏 崇正道 與其 它 諸子 不同 耳 小疵 者 謂其 內却 駁雜 也 荀揚 詳見 道思錄 十四

事 荀子名况 戰國時趙人 揚子名雄 漢蜀郡人 ○宋

子曰 此非 疑知 所傳者 何事 則未 易言 也 堯舜之

所以為 堯舜 以其 盡此 心之 體 而已 禹湯 文 武 周公

孔子 傳之 以至於 孟子 其間 相望 有或 數百年 者 非

得口 傳耳 授 密相 付屬 也 特此 心之 體 隱乎 百姓 日

用之 間 賢者 識其 大 不賢 者 識其 小 而 體其 全 且 盡

者 則為 得 ○又曰 孟氏 醇乎 醇者也 荀與 揚 太醇 而

小疵 程子曰 韓子 論孟子 甚善 非見 得 孟之意 亦道

不到 其論 荀揚 則非 也 荀子 極偏 駁 只一句 性惡 大

本已 失 揚子 雖少 過然 亦不 識性 更說 甚道 荀子性

之性 惡其 善者 偽也 今人之 性生 而有 好利 焉 有 疾

惡去 焉 有耳 目之 欲 好聲 色焉 然則 從人之 性 順

大就渾淪處說博就該貫處說如此看亦自好蒙引

韓文二十選王填秀才

序

○**圖義**金氏曰大是言其規模之大博是言其節目之詳備觀其大盡識其詳○又曰分處諸侯之國如子夏君魏子貢居齊澹臺滅明居楚之類也丹子于游居身任學也

未益分仲多授子夏授子斯焚昏了又子夏傳里方之傳在子為異端可以源遠也

人之情必出於爭奪至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音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揚子**修身益人之性也善惡混音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采子**曰**韓子**謂**荀揚**大醇小疵非是由田駢音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為大醇取○**程**○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音上諸侯之國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

朱子曰宗儒主

朱子曰宗儒主

○**蒙引**流汎所出為宗故有太宗小宗之說此謂所傳得其淵源也

先進云柴也愚季康師也辟也申也喏也注云曾子之學才曾故云才字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泰伯云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時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韓文**十八卷王填尚書

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

言參也魯然音上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

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

學也音問大是就渾淪處說博是就該貫處說否朱子

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者就政事上學得文學者就文學上學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學得獨傳而有**子思****孟軻**然不言其所以獨傳之故故程子又從而發明之以為曾子只緣資質魯鈍故用功於內者深篤確實觀其啓手足之言所謂下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此聖道之所○又曰**揚子**雲曰古以終傳而有**子思****孟子**之學也

者楊墨塞先則路苦廓至手辭而闢之廓反如也夫音扶

楊墨行正道廢至手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

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

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以滅而不救壞爛而不

救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

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音離矣張存中曰後漢南蠻

侏離保離蠻夷語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

下者為去聲此也新安陳氏曰自夫揚墨行至安在其

○蒙引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此二句是子雲之言自楊墨行正道廢以下皆韓子之言○廓開也虛也○楊朱華見在子并刊子揚朱為一霸如內桓晉之秦繆宋襄楚莊早五霸○蒙引云自指先王也大經如儀禮曲禮所載猶可見其略也大法蓋指刑政典章之屬○金氏曰大經大法謂禮經及五經之類也○文選七陸機歎逝賦云觀百業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張九翼註云得十一於千百之內所謂六多而存寡也○蒙引一說規晉滅三綱宗老莊而夷胡亂華者近二百年來微末賤四維尚玄教而重狄入於中原馴至胡元遂王中國是也按此說較切實得左衽侏離字面不差○補衣襟也酌在謂表之交按也○又曰書云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時乃功則自古功高者莫若也故獨尊孟氏以推揚孟子之功

命吾憲向篇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賢人小雅云我從事獨賢有往去曰賢至孔子傳云於事无所不通謂之至

向無孟氏三句幹轉而斷之以平氏功不在禹下盡之矣孟子開揚墨功不在禹治洪水下者洪水溺人之身異端陷溺人心心之溺之禍甚於身溺故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

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朱

曰若以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慶源輔氏曰未敢便道

他是聖人以其行處言學已到聖處以其知處言也

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與夫聖智巧力之譬精密切當非想像臆度之所能及

是其學已到聖處也然其英氣未化有露圭角處故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

他其所行也又云世間之所欲

養氣朱注云則體之充也
本自浩然去養故
養氣於天下之事無所
懼

○蒙引云只此二字其功
甚多蓋專指養氣二字不
必謂義與氣單說氣之一
字如何便有功

一箇志命也云志于學
又云志于仁又云志于道
又云志于各言介志木也
卷句見以操無上十分
性善事見滕文公告子
滕文公云子事道性善
言必稱堯舜

雍也篇云子由賢哉甲也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人不甚其憂南也不改其
樂賢哉由也
謂之性善性謂之道
孟子性善本于此

○伊平聲負也
○程明道曰顏子不動聲
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蒙引蓋以顏子為大賢
亞聖而事其次之其實把
事于顏子並觀其氣象自
有次第但難於口舌說也
也料造詣深者當自會云
○水晶石通作精

可勝平聲

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不義

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

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

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慶源

曰言性善使資質美者聞之必求復其本然而充其

善資質不美者聞之亦知所自警而不流於惡言養

氣硬氣質剛柔不齊者勇猛奮發於道義而無異儒

怯弱之弊皆發未也所求發其功多蓋在此此所以

有大功○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

學顏子陋巷自樂洛音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

易繫辭云一陰一陽謂之道誅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中片曰天之命

既無入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

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新安陳氏曰英氣甚

辭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事去

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形旬於甚處曰但以

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如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

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覺軒蔡

之程子又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

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不達妙思學於後世

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益亦

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孟子泰山巖

朱子曰仁溫和慈愛底道理
斷制裁割底道理
禮恭敬持節底道理
智分別是非底道理
凡此四者具於人心
乃是性之本體

任老考曰楊暉將糸人熙
寧中登進士謚文忠

楊時字中立號龜山伊
洛淵源第十及言行錄外
集第八有傳言道統之
傳則周子程子楊龜山
謚文精宋史有傳
五常四端事公孫丑
告子上
盡心上云存其心養其性
則知求之有放而不知求
公孫丑上云生於其心
害於其政發於其政
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需養上云君子曰人不足
君矣莫不愛君正君莫不
朱注之惻傷之切也隱痛
辭解使去也之讓推
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
力是也非知其惡而以
非也
格一說正也書曰格于非心

吉列戶陵人撰其史
見歐陽文集九十三卷
李觀第二書
吉列戶陵人字本居士宋
仁宗時為翰林學士編唐書
長史傳見宋史東都事略

孟子大全 序論

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
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若孟
子儘雄辨慶源輔氏曰英氣是剛明秀發之氣此
自是好底氣質若消化未盡極有圭角則有時而發
學要變化氣質須渾然純是義理如張子所謂德勝
於氣性命於德方始是成就處又曰言心聲也德之
符也有德者必有言若就言上看得分明則其德無
餘蘊矣玉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寶人有溫潤含
蓄氣象所以為聖也其理一也
論語說效一字中說誠一字孟子說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
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
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

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
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
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朱子曰心
後知性之善語若有病蓋知性之善然後能正其心
心得其正然後有以真知性之為善而不疑取慶
源輔氏曰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其語亦失之大
快觀大學正心之後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更有
工夫歐陽永叔名修廬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
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

需養上云君子曰人不足
君矣莫不愛君正君莫不
朱注之惻傷之切也隱痛
辭解使去也之讓推
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
力是也非知其惡而以
非也
格一說正也書曰格于非心

孟子大全 序論

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
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若孟
子儘雄辨慶源輔氏曰英氣是剛明秀發之氣此
自是好底氣質若消化未盡極有圭角則有時而發
學要變化氣質須渾然純是義理如張子所謂德勝
於氣性命於德方始是成就處又曰言心聲也德之
符也有德者必有言若就言上看得分明則其德無
餘蘊矣玉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寶人有溫潤含
蓄氣象所以為聖也其理一也
論語說效一字中說誠一字孟子說

用數管仲高歡韓冰申
木書孫武張儀類
類

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
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
懸隔慶源輔氏曰此數句判斷二帝三王及漢
唐以後為治之道所以不同明白詳盡

孟子集註大全序說終

○據引曰齊魏會於徐州以相王惠王之三十七年也按綱目於會徐州以相王之年始書魏惠王一年則此所謂惠王三十五年者是自始為侯即位時計得此年數不是為王之三十五年也為王只一年而惠○今按綱目分註載孟子惠王問政九王曰昔政作君曰如王何必曰利政作君何必曰利以下亦然願見為賢者諱耳○孟子平生執不見諸侯之義今其目見梁惠王者陽貨先豈得不見之義也故集註取惠王三十五年車禮厚幣以招賢者之語

畢集註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通考勿軒熊氏曰一章義利之辨兼言章皆言仁政七章兼言上霸之辨

畢見梁惠王

此章見人君當理也
史記文侯都于魏武侯子梁惠王都世本在斯斯始為侯

梁惠王魏侯於耕也都大梁趙氏曰按魏初都安邑在漢河東郡安邑

梁惠王魏侯於耕也都大梁趙氏曰按魏初都安邑在漢河東郡安邑

梁惠王魏侯於耕也都大梁趙氏曰按魏初都安邑在漢河東郡安邑

○慮十誠曰孟子見梁惠王意重行這不重答其禮蓋惠王厚幣不是聘禮孟子只汎汎招賢欲得申商蘇張之徒以富強其國耳孟子將以王道遊說列國故乘此機會一往見之以試其道之可行與否云

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東陽許氏曰：孟子至梁時，魏尚為侯。此章稱之為王，乃春秋之時，追書。魏蓋始各王於其國。至徐州，史記惠王三十五年，之會則王之號通於天下矣。

倪氏曰：按綱目，周顯王三十五年乙酉，為惠王三十五年。單禮厚幣以招賢者而

孟軻至梁，問：孟子不見諸侯，其見惠王何也？朱子曰：不見諸侯，不先往見也。見惠王，答其禮也。

先王之禮，未仕不得見，諸侯時士鮮自重，而孟軻猶守此禮，故所居之國未仕必君先就見，然後往見異國君，不得越境，必以禮先焉，然後往答其禮。取史記得其事之實矣。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通考：吳氏程曰：叟，王所謂利益富國。

○通義：任山、金氏曰：叟字當作叟。北山何文定謂：當連下文一句讀之。又梁惠以叟稱王，古人尚年以叟老為相尊之辭，非必果有年也。

○醍醐曰：梁王之非不止在利字。又有利吾國字，他只曉得有我，便不知有大夫士庶故。王字急以仁義挽他，仁又便是大公無我之心。

疆場之類

西山真氏曰：當時王道不明，人心四溺，惟知有利而已。故惠王利國之問，發於見賢之。○存疑曰：辟土地，充府庫，君不仁，而富之，富國也。約與國戰，必克為初，之強戰強兵也。曰之類，所說尚廣，如用末為季氏聚斂，亦是富國。

季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見得可包四者。義者心之制，只是說義。○心之德是混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為義是也。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為安，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所言，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安則在心也。○心之制如利谷事來，將去可底從這一邊去，不可底從那一邊去。○仁兼

○宋濂：諸子辨子思子七卷，魯人孔伋撰。子思後字也。避孔子，不敢稱姓，故曰子思子。然亦後人綴緝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中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軻曰：君子之所教長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子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詐，此為不利大矣。他日孟軻告魏侯，鑿以仁義，蓋深得子思子之本旨。或者不察，乃遽謂其言若相反者，何邪？

○通義：任山、金氏曰：心之德是專言之仁，愛之理是

偏言之仁。此是兼兼用說。訓詁見論語集注第一篇。第一章下。但此章從全卦上說。故首曰。心之德。論語是於孝弟上說。故首曰。愛之理。集注立言精密。類此。○愛則主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不必說亦有仁義。所以益王之國。只是對利字言。不必要對吾國字。但說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則自然有以利其國矣。此句且莫鑿破他。○直解曰。何必見斷然不可言曰。而已矣。見此外別無可言。亦有者。乃謂王心之所固有。

○牛春字曰。仁義善性所固有。非從外得。亦有字可味。

義言者是言體。專言者是兼體用而言。○仁對義為體用。仁又自有仁之體用。義又自有義之體用。○所謂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也。○問人所以為性者。五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所以生物者。不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人性雖有五。然曰。仁義則大端已舉矣。以陰陽五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又曰。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又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然以性言。則皆體也。以情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各有條理焉。○靈山謝氏曰。夫子罕言仁。不過於隨事發見處。言孟子仁人心一語。直說仁之本體。此朱子於論註先言愛。而孟註先言心。真得孔孟之要旨。○諸葛氏曰。語之為仁。猶曰。行仁以仁之用。

○存疑主曰。何以利吾國。一定是取之於民。所謂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

高故集註。先言愛之理。孟子此章以仁之體言。故集註先言心之德。○雲峰胡氏曰。心之德是體。愛之理是用。心之制是體。事之宜是用。孟子所言仁義是包體用而言。論語所謂為仁是以仁之用言。○吳氏程曰。有子為仁。是因用明體。就偏言處說。仁孟子仁義是先體後用。就專言處說。仁故集註釋之互異。○東陽許氏曰。心有專言。偏言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固全說體。愛之理是偏言之仁。其中又含體用。愛為用。其理則體也。或問。又推以陰陽言。則義體而仁用。益天地間物。靜體而動用。陰靜陽動。而仁陽也。義陰也。故其體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用如此。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故與做此。

而取其一分新安陳氏曰以制地定法言天子萬乘諸侯取十之一得千乘諸侯千乘大夫取十之一得百乘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

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慶源輔氏曰集註發

明不奪不賢最說得人心求利之意出蓋尚義則循理而有制徇利則橫流而無節故不弑逆而盡奪之其心猶有所不足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始末兼言仁義中單言義者蓋仁有溫然慈愛之意義有截然斷制之意取其斷制以勝私去利則義之用為尤切兼言仁義該體用之全也單言義取功用之切也下文仁施於親義施於君此對君言之故單言義亦通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姚本卷曰未有仁二百不可遺一利字如說仁義未嘗不利孟子亦以利言矣
○徐巖泉曰仁義總是一理父子主恩用仁多君臣主敬則義多故言仁屬親義屬君非二道也
○湯海若曰親亦指君謂民之於君有父之親有君之尊不遺親就是不遺君

○此利字上文何以利吾國上下文一利之利不同此利是仁義中之利天理之公也
○在始終利而先言上條一利言利是仁義外之利則人欲之私而已不免於言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

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

自親戴於已也宋子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上於愛

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慶源輔氏曰仁義人心之固有仁者固有人君躬行仁義以感之而無求利之心以誘之則人心之固有者亦皆興起而自然尊君親上有不待外求而勉強為之也○雲峰胡氏曰人性有五仁義為先人倫有五君親為先所以孟子揭此於七篇之首然此一句本文仁義二字指下之人而言集註必自人君躬行上說來者蓋上文先言

王而後言大夫士庶惟上之人求利而後下皆求利故集註於此揭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故其下化之而自有仁義之利也○新安倪氏曰孟子謂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以利對仁義而言言之集註於此節云仁義味嘗不利是以仁義合利而貫言之若與孟子上文有仁義外之利外仁義以求利孟子之所戒此章之大旨也行仁義而得利集註之所發明亦孟子此節之本意也不遺其親即是親親之仁不後其君即是尊君之義豈非仁義中自然之利乎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平章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

黃氏云固有謂天命
蔡清云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此句最好所以見得性本善

欲之私也

原源輔氏曰利心人本無之只緣有己有物彼此相形便生出較短量長爭多競少之意遂欲己長人短人少己多偏設反側惟己是徇故曰人欲之私也 循天理則不求

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求而害已隨之

輔氏曰循天理者無所為而為故不求利然成己成物各得其宜故自無不利徇人欲者有所為而為故雖求利而未必不可得然妨人害物招尤取禍故害常隨之 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

繆反 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

宜精察而明辨也

覺軒蔡氏曰學者細玩而已矣與截鐵斷斷然只說仁義更不向利上去若董子正其說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意亦得其傳者歟○

○蒙引造端託始謂仁義與利之公私及求利之害仁義之利也○蘇秦風權

與傳曰權與始也小注曰造端自權始造軍自與始造端如造衡者必先為權造軍必先為與托始謂於

此而始也

○蒙引此太史公是朱子稱司馬遷非謂其父太史談馬遷自叙所稱太史公則其父也父子相繼為太史故俱稱太史公

雲峰胡氏曰子朱子深有所取於三山黃登之言曰天下一切人都把害對利事上只見得利害不問義理須知利字乃對義字明得義利便自無爭之事集註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是以利字與義字對而利不出乎義之外猶不欲則求利亦得而害已隨之是以利字與害字對而害已藏於利之中
○太史公曰新安陳氏曰司馬談為太史令子遷也尊其父故謂之公遷繼其職仍稱太史公西漢龍門人也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問太史公之嘆其果知孟子之學耶

朱子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菴之

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

不利也慶源輔氏曰利者民生所不可無者也故乾之四德曰利書之三事曰利此所謂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欲求利則不顧義理專欲利已而必

害於人惟能循仁義而行則體順有常而自無不利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

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

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龜山楊氏曰君子以義為利

不以利為利使其民不後其君親則國治矣利孰大焉故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

曰利朱子曰凡事不可先有箇利心在說着利必

○蒙引云按本以草木言本根也塞源以水言

害於義聖人做處只向義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
可先說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蓋緣本來道理只
有一箇仁義更無別物事義是事事要合宜以利心
為仁義即非仁義之正不待有不利然後仁義阻也
○雲峰胡氏曰孟子之得於子思者曰仁義所以利
之也及告梁王則言仁義而不言利益子思所言者
利物之利梁王所問者利己之利也程子以為本
塞源者所以救當時流弊之極朱子以為造端註始
者所以謹夫學者心術之初○新安陳氏曰孟子一
書以過人欲存天理為主何必曰利過人欲也亦有
仁義存天理也自此以後鮮有不可以此六字貫
章者○東陽許氏曰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
之心不可無孟子不言利是專攻人利己之心絕利
己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己也
至於不遺親後君則己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利取

○象引云此字指鴻鴈麋鹿或曰臺池獨不可樂乎曰惠王是顧之而言奈何欲兼臺池言
○林有元曰賢者亦樂此乎是說人君之賢者故孟子舉之曰賢者而後樂此云云

○此章見人君樂
○季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
樂此乎

樂此乎 樂音洛 篇內同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季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新安陳氏曰揭大指於前而分開照
應於後此孟子諸章例也首章及此

章皆如此此後當以此法觀之不一提撥○南軒
張氏曰孟子若答云賢者何樂乎此則非惟告人之
道不當爾而於理亦有未完也今云然則辭氣不迫
而理完矣又曰王所謂樂人欲之私以自逸為樂也
孟子所謂賢者樂此天理之公與民同樂者也○
峰饒氏曰王意謂賢者未必樂此自家有慚孟子說

○通義自雲許氏曰聖賢
告人非法語之言則異與
之言故孟子與時君言皆
是機軸前章法語之言此
章樂與之言也後多故此
○陸聚蘭拙講云賢者句
含能享其樂意不賢者句
不能享此樂意

惟是賢者樂此
出王之意外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

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鹿麀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

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麀鹿魚鼈古

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鹿音憂鶴詩作習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
臺之篇經量度待洛反也靈臺文王臺名也詩傳國之

○四書微言實推說
每引杜詩為證文王為臺
沼而民樂之止丈人屋上
鳥人好鳥亦好若若紉瑤
其臺室正足若若若頭桃
李花盡是行人眼中血蓋
由人情所感而然耳
○陸凱曰文王為臺沼時
既有勿亟之令又掘得死
者骨更楚之民曰澤及枯
骨矣以故子來而成之不
自
○蒙引云於嘆美辭此乃
民樂之辭非可謂文王自
嘆美其有是魚躍也
○存疑云與民偕樂推好
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亦有其樂也又云至以民力為臺以下是專解詩之意
詩注云雖主心恐煩民戒令勿亟云云

○長安志曰文王宮在鄠
縣靈臺靈沼皆屬其地也
靈沼囿詩人嘗頌其靈美
而不載其制人無可攷獨
靈臺遺址至正觀尚在○

望氣視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謂之靈者言其條
然而成如神靈所為也通考東陽許氏曰靈臺之作

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沼
併以游觀爾七十里之囿所以供四時之田講武事

於其中且與民之芻蕘雉兔者共之不密不廣此在
郊之外者也靈臺之囿必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

用其太文王繼體即位本都岐在位四十六年遷郢
又三年遷豐作靈臺其時九十有六明年即薨田獵

之囿非作靈臺之意也七十里之囿在岐營謀為也
山舊都故有與民同芻蕘雉兔之常制

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
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所以

囿中有沼也麀鹿婢忍反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

按說此云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之所為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為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王之至也

○講述云日指樂言日君象也樂以日自比謂其不于也民日是日昌我惟恐不速亡也如指日言不言樂而言日不敢斥言耳民欲與之偕亡二句書詞原無此意孟子即其言而以已意釋之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即有此不樂之謂○原旨日文王惟得民雖上之臺池鳥獸而民亦加之美名樂惟失民雖上之身而民亦欲與之偕亡此

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益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雙峰饒氏曰自樂便不是仁同樂便是仁如文王未嘗無靈臺靈沼然與民同樂便是天理文王畢竟自朝至于日中與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人必得所然後有此樂此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通考東陽許氏曰廉鹿魚鳥各得其所咸遂其性可見文王之德被萬物觀兩在字而下文魚鹿云云尤見文王仁及物而物感動處物且如是於人可知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

可謂仁不仁之驗

湯誓曰夏桀暴虐湯往征之師與之時而誓于亳都者各注之曰民厭夏德亦率皆息於秦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日是日何時而亡乎蓋若則吾寧與之俱亡之甚也樂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吾乃亡之民固以日月之

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樂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凶吾乃亡耳趙氏曰所引樂語出尚書太尊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龜山楊氏曰齊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謂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

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為臺沼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矣。○南軒張氏曰。民一也。得其心則予來。而樂君之樂。失其心則害喪而亡。君之凶。究其本則由夫順理與徇欲之分而已。人君常懷不敢自樂之心。則足以遏人欲矣。常懷與民偕樂之心。則足以擴天理矣。○雙峰饒氏曰。孟子之書。句句是事實。說仁義便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為仁義事實。說賢者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便說。文王靈臺靈沼湯誓。時日害喪為同樂。獨樂事實。○新安陳氏曰。南軒過人欲擴天理。六字可斷。盡孟子七篇謹提出。以示學者。夫同一臺池苑囿鳥獸魚鼈耳。賢者循天理之公愛民。而與之同樂。則民

禁清云。設若河內河東俱凶。則惠王又將何如。此之甚矣。力回在。何王政也。王政行則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九年耕有三年之食。

○正義云。禮曰。諸侯與民言曰。稱曰寡人。在凶服曰孤。老聃曰。王侯自稱孤寡不殺是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魏地在西河之東。故分今河中之地。謂之河東。大河至華陰。按而東流。故溫懷之地。謂之河內。一云魏都大梁在大河東南。故名河東。而以故安邑之地為河內。今河內中府是。此獨以魏地言也。

樂君之樂。而君得享其樂。不賢者徇人欲之私。不恤民而自樂。則民欲君之凶。君安得有此樂。天理人欲。司行異情。詳見後章。○東陽許氏曰。此章關鍵全在借樂獨樂上。末王與民同樂。夏桀結怨。奉已與凶。乃其效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

○集滄園曰養生送死節
無憾亦是難事對下富足
化行則猶未也始字猶云
初行一般

○蒙引云滄池二字當平
看海地勢自然者池是人
所鑿者○厲禁厲與禁也
非謂嚴禁厲有藩界也禁
設禁令也

○禮記曲禮篇云君子恭
敬樽節註云樽裁抑也第
支曰樽猶趨也○樽樽節

引莊子斲斧通引

○禮記曲禮篇云君子恭
敬樽節註云樽裁抑也第
支曰樽猶趨也○樽樽節

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

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

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滄空

鳥瓜 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

不滿尺市不得粥余六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

之而有厲禁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

斬陰木或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凡服耜

邦之用擇材尚柔勸也冷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澤

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材物

以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雲峰胡氏曰文

王治岐澤梁無禁此所謂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即是

澤梁無禁無禁者王者愛民之仁也雖無禁而有厲

禁又王者愛物之仁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

為之厲而為之守禁註物為之厲每物有藩界也為

之守禁為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材

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遮列生之也以是觀之澤梁無

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

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禮記王制獺祭魚然後漁

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

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祖本節愛養之事也然

云義抑也此註當用哉而之義抑字雖出禮記意自異矣

○梁曰曰如漢唐人關東除秦苛法而王基遂定周高祖始定河北亦能安民飯之如市皆是收拾民心於大事未定之時

黃帝始造棺槨有虞凡棺殷周易之以木見禮檀弓子向

○梁曰曰豚稚豕也豕相承言豕豕也然考諸禮豕豕無明訓只云豕也惟正豕豚小豕也周禮天官庖人註亦然○狗有二守狗獵狗豕狗此是指豕狗也

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

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

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慶源輔氏曰養生送死乃今世之始

終於是二者皆有以濟之則今世之始終一無所憾而民心得矣此其所以為王道之始也○新安陳氏

曰法制未備謂聖人未行井田法以前天地自然之利謂穀魚材木之類樽節愛養謂不違農時不用數

畝斧斤時入之類王道之始謂王制未備王道未成不過初焉專下一節集註云是王道之成也正與此

王道之始相對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

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

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詩六反數去聲

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多倣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一畝半在邑田中

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趙氏

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今家是為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為廬

○梁引曰庠序指鄉學非謂國學也率俊秀及凡鄉之民皆教之所謂使教為司徒教以人倫者也所教之中又以孝弟為重此說可從

○表一凡曰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不待庠序而孝弟之義已明矣故欲其用之申者重明也非徒丁寧反覆而已

○徐岩東曰人倫風化所關天下治亂源頭皆出於此稍學術不正必致天下大亂故孟于下箇謹字一切異端若楊墨之類不

得來謀也申即三令五申之義

○存疑云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內含教氏意故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屈齊曰五十非肉不燠七十非肉不飽此五十自疏也安得偏據漢儒之田制

○講述云孕指狗彘豕指雞以其卵生也

○張辨思曰余謂非鳥不燠非肉不飽者言到此年經心不可無帛卒必不可無肉食非若未五十者便無帛也不至凍未七十者便無肉也不至飢若如註說則七十古稀世人有終身不食肉者蓋多矣

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則畢入於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五十始衰非帛不燠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

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禮記月令

孟春之月命樂正入學習舞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天鳥老反胎懷

孕者天始生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

問既曰魚鼈不可勝食矣又言老者始可食肉何也朱子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

之所同也至於芻豢之畜人力所為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南軒張氏曰衣帛食肉必曰五十七十者民之欲無窮而桑蠶畜養之利有限不為之制則爭逐其欲而老者或不得衣之食之矣又使短

老者之適養其老幼之有別教亦行乎其中矣日用飲食無非教也不待序而後教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王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肉不燠與此不同或殷或周之制異大抵年高者衣帛食肉也

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

受田之家矣通氏曰古以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經

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通考仁山

金氏曰古者六尺為步步百為畝一夫一婦受田百

畝又受田廬之地二畝半邑居二畝半田以九百畝

為一井八面皆百畝為私田八家受之內一百畝為

公田又有公田之內除二十畝為廬舍八家則每家

得二畝半邑屋所受亦如之古所謂畝即今田畷其

廣六尺其長六百尺是為一畝若以今大步計之則

古百畝當今四十一畝古者一畝半當今一畝半

○班 雜色也字從文

○通義 孟仁山曰古者道
路之制輕任并重任分頒
自者不提望不特子弟代
父先之勞凡行道之人少
者皆分代老者之任風俗
敬老如此則尊親上可知
矣凡此諸節皆重子勸梁
車以行仁義之實事

庠序皆學名也申重

直用反

也下寧反覆之意善事父

母為孝善事兄長

上聲下同

為悌須與班同老人頭半白

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

扶音

民衣食不足則不

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

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

道路矣

通考東陽許氏曰庠序之教教以人倫於其
常教之中又於孝悌二者重明之而篤之尤

也衣帛食肉俱言七十

不言

舉重以見

形旬反

輕也黎

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

其廉反

首也

史記秦紀

始皇二十

曲禮三十曰壯

○存疑 法制中就存品節
兼教養說饒氏只就衣帛
食肉說非是

○朱子曰財成猶裁截成
之也裁成者所以輔相
也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聖人便為制下許多禮
數倫序只此便是裁成處
又曰財成以制其過輔相
以補其不及

四年拯相李斯上書有曰
惑亂黔首黔首里頭也

少去聲壯之人雖不得衣帛

食肉然亦不至於饑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

雙峰

饒氏曰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五十七衣帛七十食肉

是品節有法制無品節則泛而不足用有品節無法

制則於何極財成輔相去聲之道以左右民易泰卦象

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是王道

之成也慶源輔氏曰註云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

作已大成以左右民則不惟制民之產使之以養其生而又為之學校之教使之得以全其性如帝堯

所謂正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是為王道之本成也○新安陳氏曰極財成輔相總言田桑畜養之

專以左右民就富教斯民說乃王道之終事應上文王道之始也一句

○蒙引云此即所謂殺人

以政者也

○食實職切詩話凡可食之物曰食增酌餘饌也

○陳抱中曰班固食貨志引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歛

蓋以豐年不歛凶年不發為訓也如李悝平糶青昌常平悉本諸此

○通義白雲詩曰後罪

○應前兩四字案有餓

不知發應前移粟由此而

知所移乃民間之粟未定以濟河內之民而先已病河東之民矣况有饑莩不發猶是吝已之財狗彘食人食則必征歛無制而傷民之財矣中兩節救之以王政則民自足食樂義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雖有凶荒不特移粟移民而民自無飢寒近者惟遠者求矣何患不加多哉下章聖獸食人亦此意而極言之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自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華平表反刺七亦反

檢制也幸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音震通作振貸起也救也

他代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入使

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

至於民饑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

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

知操七刀反刃者之殺入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

脩其政即上文所天下之民至焉則不粗多於鄰國

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

新安陳氏曰王道不出農桑教養等實事豈求之高遠難行者哉又曰孔子之時周

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

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扶又知有周而生民

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士矣

○仲也之論篇曰民墜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齊景公曰善哉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

則禮義無所自

而天下亂矣

孔子曰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仲也之論篇曰民墜

五之六

六

○蒙引云義云者立命則
從不谷則去之意矣如云
者臣皆以義命也書曰撫
我則后虐我則仇傳曰得
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
義主之謂也見其以入合
者也

孔子曰古風猶殘故天下不
改季子也亂世而可改也
故誘討梁之王

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
孔孟
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宋子曰孔子
尊周如冬寒夏暑饑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
不得不尊周亦迫於太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於經
明君臣之義於萬世非專為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則
皆然得時措之宜則成行而不相悖矣雲峰胡氏
曰不有孔子之論則在下者不知有尊王之義而民
可以無君矣不有孟子之論則在上者不知天命之
改不與在民心之向背而君可以無民矣新安陳
氏曰天命之改未改驗之人心而已人心猶知尊周
可驗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文王孔子之事是
也人心不知有周可驗天命已改不得不違天下之
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司馬溫公李泰伯尚不
達此而非孟子固哉讀者不可不勤被此義

○仁山金氏曰王文憲曰
此章宜與上章為一章王
喜天下之民焉一句故發
義教之言季子亦因以終
其說

○蒙引云皇極經世第八
篇曰夫殺人之多不以
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之
可趨也而况又以刃殺天
下之人乎愚謂政之殺人
即此所謂無生路可趨者
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季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挺徒
挺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蔡晉江曰此亦所謂苛政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新安陳氏曰政謂虐政挺刃政
殺人承上章歲兵之意而敷演
之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

食人也

○秦清曰此即其殺人之政無異於及者也

厚斂反

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饑以死則無異於

用之意驅獸以食人矣

新安陳氏曰此因前章狗彘食人食塗有餓莩之意而究言之即以虐政

殺入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

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惡之之惡夫聲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

○蔡肅曰不必說到殺入殉葬之漸處只謂天地間難得者人今作俑者象人以殉葬猶未至於真殺入也然以其用於死地孔子仇惡之况使民飢而死為真虐殺其民者耶甚言不仁也○始者之為芻靈猶為不仁蓋既有芻靈及則自當有木俑出來既有木俑及則自當有殺人以殉如秦三良殉穆公者矣安得全不提為芻靈者之罪而專罪作俑者耶孔子蓋特遇俑而發耳

○前漢書曰孔子惡作俑者無後亦因見後世殺人從葬故為此言與亂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者一十六人蓋其弟德公立而用以狗之當周釐四年魯葬公之十六年也其後穆公卒遂用殉者至七十人三良與焉

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備音勇為去聲

備從去聲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

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文王中古易之以備則有面

目機發而太似人矣

趙氏曰木人設機而能踊跳故名曰備

故孔子惡

其不仁而高其必無後也

新安陳氏曰作俑者殺入殉葬之漸孔子

惡之者以此○禮記檀弓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始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始於用乎哉垂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

史孟嘗君傳木偶人謂土偶人云、偶像也

○左傳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卜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賦黃鳥之詩○武公既用殉五傳至穆公而又用殉

猶惡之况實使民饑而死乎

通考東陽許氏曰孔子據已見之禍而洗惡其

始謂為不仁者事始雖小未流必大不可以不慎孟子因此以戒惠王不可輕視其民

李氏

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入之心然狗一邑之

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

之夫音扶父母之於子為音夫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

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廬山謝氏曰此章以

行仁政視人猶獸也天地間難得者人與人而用之猶不免於無後豈可率獸食入不行王政一至於此乎新安陳氏曰為人君者有作民父母之責固未嘗有率獸食入之心惟狗欲而不恤民則其流至此

而不自覺故以率獸食入箴其昏迷之錮習而以為民父母觸其惻隱之本心孟子之言深切著明如此而王不悟亦未如之何也右二章戒梁主厲民自養率獸食入遏人欲也勉其行王道以為民父母為心擴不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

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

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二聲喪去聲比必二反

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

蒙則不可謂死者為木子用亦不可謂九死於戰者是指其先人言也毛遂謂趙主曰三戰而辱王之先人蓋辱及其先序之大者也此是惠王問計痛切之詞謂晉國當手先人時

天下莫強焉及寡人之身
乃喪敗如此寡人恥之所
以欲為先人一雪其耻
○史記知伯立昭公曾孫
為君是為哀公哀公四年
趙襄子韓康子魏植子共
殺知伯蓋并其地十八年
哀公卒

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斯也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

其軍虜太子申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

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

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

十七年秦取魏少聲梁史記魏世家惠王十七年魏

里少梁皆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史記商君傳秦孝

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遣魏將小

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

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又與

趙將去聲昭陽戰敗亡其七邑史記楚世家懷王十六年

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張存中曰按史記魏襄

王十二年楚敗我襄陵不言邑數楚懷王十六年得邑

八與集註七邑此猶為聲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慶源輔氏曰惠王之志疑若剛勇而有為者然細考

之史則其敗於三國皆非義舉也徒以垂城垂地不

失之貪則失之縲事既如此猶不知所以自反乃於

見賢之際屢敘其喪敗而欲為死者一洗之此正如

匹夫賤人勢出無聊不勝其忿而求一快者所

為耶豈有君人之度而知所謂大勇之理哉

垂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葉清曰深耕深於耕也
不者且鹵莽而巳易耕易
治也如獲美其見及易其
田疇之易有整齊齊飭之
意與深意相類但是得盡
无之意

○徐若泉初問曰仁政一
施如何便可挫秦楚秦楚
是伯者制民之外也仁政
得民之心也既能博動民
心則於國家自有一段精
采有躍然之意能省刑罰
直到修善弟忠信則人心
愈正愈明已洞然知王者
如天而伯者特燭火之為
光耳至申利與人執不憤
之故捷之

○顧義自雲詩氏曰以暇
日脩其孝悌忠信此與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語意正同不是等待大段間暇然後去修
○蒙引云盡已以心言以實以行言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甚省以暇
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
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
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新安陳氏曰
省刑則不我
民生薄賦則民得養生
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
所以為仁政之大目

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
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音洛
下同於效死也

宋子曰魏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成無虛
日孟子之言似若容易蓋當時之人焦熬已甚率歡

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效速後來公子無忌率
五國師直趨至函谷關可見○慶源輔氏曰仁政在
於養民而巳省刑罰則民不至無所措其手足而得
以安其生薄稅斂則民不至有所闕於衣食而得以
保其生故孟子言仁政首及此○省下面數句則又
其效驗也深耕易耨則薄稅斂之所致也重稅厚斂
則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則其於農事亦苟且鹵莽而
已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父兄出以事
長上則省刑罰之所致也嚴刑峻罰則民不樂
生民不樂生則其於人道亦何暇脩為之哉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
妻子離散養去
聲

彼謂敵國也

○晉江曰：非敵不誦也。自不誦我君，敵如射之前徒，則攻之。後以死者是也。

○申孫泉曰：仁者無敵，蓋百里之言，非臆說也。

○穀曰：一說是請勿疑，百里可王之言，一說是請勿疑，仁者無敵之言，披不意似以百里可王之言，疑於迂濶，故孔曰者無敵之言，以實之云。

○孔氏曰：宋時人武仲常，父平仲，字毅，文，山，各詩云：二蘇上連璧，三孔分立鼎，兄弟三人，以文章名于世。

字各云受命於天，謂之天吏，一理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天譴與王敵。扶夫音

陷陷於阱。通作窞，疾郢才性，二反，穿地陷獸也。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

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

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以故曰：百里可王，以此而已。

恐王疑其迂濶，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孔氏各本

臨江，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

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南軒張氏曰：惠

敗欲一酒之是，乃不勝其忿欲之私，取孟子所以告之者，乃為國之常道，其所施為，皆有實事。夫王政之所以不行者，以時君謀利計功之念深，每每致疑而莫肯力行，故也。使其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以聖賢之言為必可信，而力行之，則孰禦焉。○慶源輔氏曰：

註：孔氏之言，蓋怨有當報者，有不當報者。若惠主之事，則所謂不當報者，也不當報而報，則是忿憶者之所為。耳忿憶者之所為，則其心熏灼焚燒，愈撲愈熾，不至於大敗極壞而不已。若所謂志於救民，則至誠惻怛成己，以成物，一旦有二日之功，其曰唯天吏

則可以伐之，其所以自治者嚴矣。○勿軒熊氏曰：當時七雄皆大國也。孟子獨倦倦於齊梁者，欲得志行乎中國也。若秦楚則蠻夷戎狄之裔，七篇之書，深鄙外之，蓋其得志必非天下生民之福，高周之衰，天下

大勢不入於楚必入於秦重賢已逆知其所趨矣當時孟子止言深耕易耨孝悌忠信則可以制挺而撻秦楚自一等富強而言豈不大迂濶而不切於事情然後來秦以不過起於揭竿斬木之匹夫堅申利兵果可恃乎孟子之言不我誣也○新安陳氏曰逞忿報怨私欲也行仁救民公理也行仁則自無敵不得已而用兵亦正之征也不行仁而惟報私怨忿爭而已矣豈惟怨不可報敗亡常必由之此章亦所以遏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新安倪氏曰按通鑑慎觀王二年壬寅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王後即去也

此見今卷天下太平
○梁正義曰梁世家云襄王卒子赫立是為襄王襄王在位六年卒諡曰襄蓋注云因事有功曰襄又曰襄王有德曰襄
○考襄王立五年秦敗魏離陰河之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十二年楚敗魏襄陵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為丈夫秦取魏曲沃平周國日削弱以至於亡則孟子之風鑑誠高而所云因事有功曰襄王有德曰襄亦甚有愧乎其謚矣

○微則孟子見梁襄王為其容貌詞氣之間皆不啻人意蓋將去之故出語云云決無久留於梁之理矣凡聖賢之至於其國而見其君皆是欲觀其動靜以上宣道之與廢不然至彼何為

○講述云一謂一統天下無二君君無二政禮樂征伐出於天子此之謂一統則紛紛戰爭自是可知是故曰定于一

○表一凡曰定于一非定于一處乃定于一人也故因主問而對以不嗜殺人者一守在人身上就心說凡此于心之所同者最一故定於生是心之所同所謂一也吾以一借彼以乙應而載然如飯而更無有不齊者自此心之外別有所存者便多參差而民亦以參差應之天下惡乎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新安倪氏曰左

傳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不似人君無可象之儀也不見所畏無可畏之威也卒

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新安陳氏曰德存於中容貌辭

氣乃德之符驗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

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舍乎二然

後定也問孟子以梁襄王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而譏之然則必以勢位尊高而厲威嚴以待物邪

朱子曰不然也夫有諸忠者必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有人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則不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矣曰言之急遽亦何譏邪曰良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序而曰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錄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則言貌固皆內德之符不惟可以觀入學者雖以作省可也曰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誦言其君之失如此何邪曰聖賢之分固不同矣且孔子仕於諸侯而孟子為之賓師其地有不同也抑七篇之中無復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而不復久於梁邪

孰能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之

○羅未人曰孰能之之王意地醜德齊莫能相恤天下無能一之君也不知何者無敵百里可王故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之之不嗜就心言有是心必有是政故可以一天下

嗜時利也

覺軒蔡氏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為民之父母此言萬世人牧之龜鑑也

孰能與之

王復扶又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

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

孰能禦之乎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

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

○蒙引云以苗之勃興於天旱之雲雨喻民之樂服於嗜殺人之中之不嗜殺人者

○申瑞舉訓義曰孟子之論當矣然七雄相爭交攻之天下者乃好殺之秦政豈孟氏之語亦不足盡信則蓋積威所劫雖屈於一

時之勢而好殺不已卒不免于二世之亡秦之一坑一滅一也特為漢賊民耳漢高以寬仁長者奄有四百有年漢非不嗜殺之君乎五十七之語信矣哉

○漢唐入關中除秦苛法不殺劇通貫高漸布等光武至河北除莽苛政賜年彭書曰每一發兵頭懸萬首

○元世祖論史天澤伯顏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見通鑑綱目宋度宗咸淳十年

○蒙引云朱子曰事者皆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浮音勃由音

後多以子厚為胡月以才為正月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孟子內並以周月高與春秋左傳同沛然雲盛

貌沛然雨盛貌沛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去聲下同生惡去聲死人心所向故人

君不嗜殺以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笑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宋有下

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

○宋太祖戒曹彬曰江南城隍之日慎無殺戮云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太祖每恨之

○晉武帝姓司馬名炎諱之孫昭之子并蜀吳稱帝都洛陽當東帝時天下大亂司馬遷平陽前趙石東遷之禍矣

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扶又分晉武合之劉在亂而分王東或遂以匹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慶源輔氏曰不嗜殺人之對以見理勢之當然非有為而為之者也蓋人君之心誠能不嗜殺人則舉天下皆在吾仁愛之中又孰有渙散乖戾而不歸於我哉固非以不嗜殺人為一天下之具也○新安陳氏曰嗜殺人欲之殘虐也不嗜殺人天理之惻隱也此亦過人欲存天理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此章見齊宣王意也

也。○所問在此。所志在此也。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音疆。渠良反。○趙氏曰：甲氏本

氏後改姓田氏。至田和始篡齊而有之。辟疆和之曾

孫是為宣王。通鑑曰：周顯王二十七年齊桓

卒。子辟疆立。是為宣王。在位十九年。卒。諡法善問周

達曰宣。○東陽許氏曰：集註辟疆作開辟。封疆說則

上音關。下音疆。作辟除疆暴。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

名小。晉文公名重皆霸諸侯者。

季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童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同為。

○姚承春曰：無以以用也。言無用此為則。唯王道為可行耳。

○通義仁山金氏曰：童子。西漢武帝時人董仲舒也。

以其醇儒度越諸子。故以子稱。仲舒為江都相。易主問。與大夫泄康種。乘謀滅吳。為魯有三。仲舒對曰：魯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先詐九而後行。道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又曰：桓文之事。謂六所以為霸之謀。畫經營也。若糾合一匡事。門固難書之矣。

○自雲許氏曰：仲尼之徒。則見孔子。不言霸事。可知至其門人。以及後之徒。黨不曾有言桓文為霸之謀。畫經營者。此與孔子言管仲器小之意同。且免截斷宣王功利之心。下乃開其王者之道。

○春風堂隨筆曰：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羞稱五霸。古以二歲半為一尺。言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若身身不滿三尺。是以律起尺矣。周尺准今八寸二分。四五寸豈成形體。當是極言其短耳。曹交九尺四寸。以長准今七尺五寸餘。

○五霸趙岐曰：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丁公著曰：夏昆吾。商太彭。秦韋周齊桓晉文也。詳見告子篇。○蒙引云：太甚無已。必欲言而不止也。謂必欲孟子言也。

去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新安倪氏曰：董廣川人。此語見漢書本傳。對江都易王問。粵有三仁而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西山真氏曰：孟子後能深闢五伯者。惟仲

然。以為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去聲謂王天下之道。程子曰：得天下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龜山楊氏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答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孟子務引其君以

去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新安倪氏曰：董廣川人。此語見漢書本傳。對江都易王問。粵有三仁而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西山真氏曰：孟子後能深闢五伯者。惟仲

然。以為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去聲謂王天下之道。程子曰：得天下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龜山楊氏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答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孟子務引其君以

去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新安倪氏曰：董廣川人。此語見漢書本傳。對江都易王問。粵有三仁而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西山真氏曰：孟子後能深闢五伯者。惟仲

然。以為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去聲謂王天下之道。程子曰：得天下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龜山楊氏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答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孟子務引其君以

去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新安倪氏曰：董廣川人。此語見漢書本傳。對江都易王問。粵有三仁而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西山真氏曰：孟子後能深闢五伯者。惟仲

然。以為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去聲謂王天下之道。程子曰：得天下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龜山楊氏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答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孟子務引其君以

去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新安倪氏曰：董廣川人。此語見漢書本傳。對江都易王問。粵有三仁而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西山真氏曰：孟子後能深闢五伯者。惟仲

然。以為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去聲謂王天下之道。程子曰：得天下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龜山楊氏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答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孟子務引其君以

去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新安倪氏曰：董廣川人。此語見漢書本傳。對江都易王問。粵有三仁而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西山真氏曰：孟子後能深闢五伯者。惟仲

當道則桓文之事特詭遇而已。太匠不為拙工改廢
繩墨故曰無已則王乎。○范氏曰：撥論語孔子曰：桓
公怒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孔子美齊桓管仲之功如此。孟子言仲尼
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聖人於人苟有一善無所不
取齊桓管仲有功於天下故孔子稱之若其道則聖
人之所不取也。○梁子曰：無道桓文之事事者營霸
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霸諸侯匡天下則誰不
知至於經世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也。○補考：王氏若
虛曰：春秋之時五伯迭興而桓文為盛有功於莫大
於桓文。有罪者亦莫大於桓文。周之東遷政教號令
不行於天下諸侯不知有周矣。有文於此勃然而興
更為明主支一木於大厦將顛之際屹砥柱於頹波
潰決之餘內合諸侯外攘夷狄使前日之不知有周
者咸知尊周而君臣之義至於今不墜。謂非桓文之
功不可也。故聖人略其罪而筆之於春秋然其詐力

是先仁義為後如救邢封衛養亂為功如代衛致楚
陰謀取勝挾天子而令諸侯擄諸侯以伐諸侯如此
等類非其罪歟。故聖人之徒卑其功而無道之者然
聖人春秋之作為萬世扶綱常有如尊周之舉而不
記之則無以勸來者其指微矣。乃若其徒所以不道
之者是不欲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亦春秋誅意
之法也。故桓文者功之首罪之魁
而聖賢待之仁之至義之盡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慶源輔氏曰：保如保赤子之保。新安陳氏曰：王道甚大其要只在保民保民而王

一句為此章之綱領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何由知五岳也曰

○古今大全徐玄扈曰：伯曰事王曰德已見涇渭

五

○代辭編十一 豐鐘許氏

說文豐血祭也。漢高祖擊鼓應劭曰：殺牲以血塗鐘，呼為豐。師古曰：凡殺牲以血祭者，皆為豐。古人新成鐘鼎，亦必豐之。豈取豐鐘為義，然則豐乃殺牲以祭之名。朱子註蓋本應氏說，當從說文為是。

○蒙升豐祭豐鐘今由豐鐘則是因鐘之豐而豐之，便豐者不復豐也。作活字看，豐鐘之豐如子有乱臣，十人之乱字意，豐鐘之郊與隨義同。豐鐘之豐謂項豐也。如古人以乱為治義，一艱。

○又曰木忍二生此一意之骨子

○承菴曰：不忍二字是保民本原

○存疑曰：百姓皆以王為愛也。此句最緊關孟子特把此意發齊王。

○熊瀚園曰：愛字對不忍字看，愛者有惜其財，不忍者有痛其死。若此兩句為下文辨論的張本。要王及求而得其本心也。

臣聞之胡斨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斨。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斨音核，釁許刃反，舍上聲。

胡斨，下汲反，集註音核。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

斨取血以塗其鬯，也。斨斨，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斨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忍足以去矢，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

王不忍也。王見牛之斨斨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王不忍也

甚詳此是第一箇心字是心何心也。人之本心也。即此本心而推之所謂先王有不忍入之心，斯有不忍入之政者也。須看集註察識擴充四字，察識屬知，擴充屬行。

新安陳氏曰：是心足以王矣。一句最緊切。觀王有此愛物之心，即可知王有仁民之心，而可以保民矣。所以指言王之此心，即是足以王天下之本真氏云：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是也。

雲峰胡氏曰：孟子一書言心學

要道也。與孟子此段引君同一機括。

宋薛宋在官，而避職，程頤讀書，謂曰：有是乎！上目然誠恐僣之耳。願目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

要道也。與孟子此段引君同一機括。

保民，又不外乎此心是也。

○歷代曰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之牛亦不消如此說
孟子曰臣聞知王之不
忍也又何消解則云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之牛即不忍
其殺鯨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

心不如是也夔峰饒氏曰論語小不忍朱子兼婦人

夫不能忍其忿這箇又是要忍得了○雲峰胡氏曰

饒氏發明兩不忍字甚好孟子所謂不忍者如齊宜

王見牛之殺鯨將死一念之發非有所勉强自然而

然者也君子謂之仁論語所謂小不忍者如婦人匹

夫一念之發不能有所禁止而一聽其自然者也君

子不謂之義○新安倪氏曰論語之小不忍云者不

忍之念發於私小常人之所不能禁止者也孟子之

不忍云者不忍之念出乎正大君子之所當擴充者

○以不易大非愛之之謂也所謂仁之術也

○一說我非愛其財三句是作疑詞不作決辭看言我想當知實非愛其財也不知何故易之以羊這點念頭連我自家且不知何况百姓宜乎百姓以我為

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

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

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安乎百姓之謂我

愛也惡本聲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

分別反而以羊易牛乎事故設此難去聲欲王反

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

○存疑云君者以下言齊王所為有合於君子也
○蒙引云術謂法之巧者於難處之際而有善處之方是謂之術得術處在兩全無害上
○講述目上句重見字下句重聞字

言也慶源輔氏曰宣王既無講學之功不知反求之理而徒自辯解於百姓之言故孟子又設此以問難之蓋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不忍之實而王猶不能然也○東陽許氏曰上言臣固知王之不忍下言彼惡知之蓋宣王見牛不忍之心雖發而不自知其為仁之端故以知與惡知相對說以為常人雖為利欲所昏而本然之善終未嘗泯但時或發每不自覺而不能充之爾故孟子以為惟君子為能知之衆人不能知也是啓王之心使凡遇善心發時便須識得即就此擴充自小以及大自近以及遠即其二端推之至其極則仁不可勝用矣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

○虛希曰庖取魚之義周禮有庖人而庖屋也

遠庖厨也遠去聲

○蒙引云理之理未形以是也未有言言是理而已蓋理蓋具而心隨感而發也理亦仁也即所理性也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爨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術也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朱子曰見牛未見羊也未字有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量言其用則無終窮充擴得去有甚盡時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朱子曰齊王見牛聲觸而不忍之心萌故以羊易之孟子所謂無傷蓋乃護得齊王仁心發見處術猶方便也○術字本非不

好底字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
知天下事有難處須看有箇巧底道理始得當齊王
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饗鐘事大似住
不得只得所以所不見者而易之既周旋得那事又不
抑過了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措
置便抑過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
謂術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
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
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朱子曰君子於物愛之而已食以時用以禮不身歟不暴
殄既足以盡吾心矣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者義也
齊王之不忍施於見聞之所及正合愛物淺深之宜
若仁民之心則豈為其不見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

仁之積也大哉聖人真之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堯克遇大獲之

○他人嘗主自指言之
○古今大全主觀壽曰威
○厚心而有慘傷之貌
字亦於良心發動意形容

哉慶源輔氏曰唯其不忍之心止施於見聞之所
及故古之君子知學問者必遠其庖廚乃所以預養
是不忍之心不使之見其生聞其聲以推擴其為仁
之術不必屑屑然以其所不見而易其所見也孟子
言此以見宣王之初心本無不善以羊易牛然後仁
義之心得以兩全而無害也雲峰胡氏曰一本心
也已發在於擴充未發在於預養東陽許氏曰
既見牛而不忍此心欲行則便不可殺此牛而饗鐘
又不可廢或殺牛或廢禮皆是人心行不徹故用未
見其形未聞其聲之義以代之此正用術之圓機此
此意而行故謂之術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
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意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孟子

卷之二

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付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

日之心復扶又反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

以反其本而推之也南軒張氏曰宣王聞孟子之言有得於心而說謂已雖行之及

反而求之則有不能以自得者及孟子指其端緒以

告則戚然有動於中當時不忍之意宛然而形慶源輔氏曰戚戚心動而有所慄傷也孟子所言曲盡

其理故宣王前自之心復動于中而委蛇曲折之意

莫不盡見而亦莫非吾心本然之善非從外而得也

向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深得夫開道誘掖之

術則亦何能使宣王前自不忍之心復萌也哉宣王

此心雖發動而其端尚微其體未充而又未知所以

才五章二有巧言如簧之句名篇

用力推擴之方故孟子此下復以用力用明用恩之說以曉切之雲峰胡氏曰齊王於其本心略能察識自此以下孟子皆教之以擴充新安陳氏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王此句亦問得緊切與孟子是心足以王矣矣一旬相照應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

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

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

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華鹿門問錄曰功不至於百姓謂保民之功也木涉恩澤上說用力用明用恩此用字最好人人自有乃有明但自不用耳用恩與推恩有別筆言親親亦思恩仁民亦用思愛用亦

用恩推則有次第在

孟子大全 卷之一
聲篇不之
爲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
輕易去聲下同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
也與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
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
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
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雙峰饒氏曰集註惻
隱之發是就心上說
所以仁民易物無知如何感得他動所以愛物難

○不推廣仁術則愛物易而仁民難
○蔡清曰一說只是上文仁術但是推廣出去更無難處善處之說矣此說爲平常○難易二字不必依饒氏

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南軒張氏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天地之大向與一本而其施有序也豈有

於一生則能不忍而不能保民者蓋左見生而不忍者無以蔽之而其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然即夫愛物之端可以知夫仁民之理素具能反而循其不忍之實則其所謂仁民者固可得也○慶源輔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而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故惻隱之發於民切於物緩皆自然而然而雖至愚之人亦莫不然學者須是臨事體察着教分曉不可模糊率略聽其自然事過便休若夫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所以難所以易者由以凡人言之推廣此心愛及同類者其勢便其事易至於物則有不得已而資以爲用者使以皆被吾之愛而無傷則其勢遠其事難

自君人者言之發政施仁使民得以遂其生者其勢便其事易極輔相財成之道使庶類繁殖鳥獸魚鼈咸若者其勢遠其事難今王此心既發於見牛之際而又有以處之而便是心得以流行矣則是於其勢遠而事難者既能有以及之則以是心而施於勢近而事易與之同類而相親所謂保民而王者則豈有不能者哉但羊不肯為耳新安陳氏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此二句難得最緊切乃是一大章文意警策處下文又以此二句再難以結之王能其緩且難者而失之於切且易者何也使王能自其不忍之形於愛物者充廣之以仁民惓舉而措之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

○表九月折枝即禮所謂折腰肢也蓋枝與肢通作支易暢于四肢是也為長者折腰禮所當盡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無謂也故以折枝為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之義非是又云太山北海皆近海故以為喻也○臨川陸節嘉村撰翼孤周平園序曰以折枝為磨折腰肢見文獻通考不知祖之乎偶公乎

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反舌

形狀也挾以腋搗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

○鄭申甫曰老吾老四句只等閑說言推恩之易非若太山之難挾北海之難超也○可以運於掌言若折枝之易着他兩節相承意

○天下可運於掌易意亦
是近意老幼天下之老幼
其法則只在吾老幼而老
幼吾之老幼又近在心故
引詩言奉心加彼
○蒙引云古之人指一帝
三王言

○大雅思齊篇二章云刑
于寡妻云家邦○傳云此
亦歌上主之德刑儀法也
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
也言其儀法內施于閭門
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也御作迎蓋相接之意此
作治

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
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
兄幼以幼畜許六反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

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去聲下同也謙大雅思齊莊皆反之

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
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

○蒙引曰此推本與前面
反其本而推之之本字不
同蓋即是上文故字也推
字亦不同此易見

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
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
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扶又反推

本而再問之新安陳氏曰末二句再問難以結之十

分精神文法亦有照應收拾○和靖尹
氏曰善推其所為學者最要推也因一事則推之犬
有所益言舉斯心加諸彼是也○南軒張氏曰孟子
非徒之以其愛物者及人蓋使之以愛物以循其不
忍之實而反其所謂一本者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此所謂王道也○慶源輔氏曰人之骨肉本同
一氣而生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於心為至親
至切而行仁必自孝弟始然後可以推而及民與物
也勢有近遠當由近以及遠事有難易當自易以及

難若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刑寡妻至兄弟以御于家邦此皆自然之序而人所不自已者若或反此則必有其故矣是不可不致其克復之功使之循序而進不然則倒行而逆施之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不旋踵而乾涸枯涸矣○雙峰饒氏曰因愛生之心說到此欲其因愛物之心反而見得仁民因愛入之心反而見得親親又因親親推而至於仁民由仁民推而至於愛物運於掌言其近而易天下雖大只由一家老老幼幼推去又何難且遠之有運於掌與視諸掌不同運屬行視屬知那箇是易知這箇是易行○西山真氏曰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魯齋王氏曰善推其所為一句是孟子平生功夫受用只在此○雲峰胡氏曰須要看集註三節議論貫穿處始言愛物則曰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繼言仁民則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

類而相親此言老幼則曰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曰同生曰同類曰同氣是為理一而分殊雖推之有序然皆不過自吾本心而推之是為分殊而理一也大抵此章凡千餘言太要只二句欲其察識此心於左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此心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去請度

之度之之度待洛反

權稱去聲錘直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

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上如字下待洛反下文不

○鄭申甫曰心何有輕重長短此心以應物之心言非心之本体也心之本体不可以輕重長短言而能稱量乎輕重長短者也王請度之正是以本心之心去度之也

稱權衡也博雅謂

○度者分寸尺丈引為五
 度各以千而登于列禮書
 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
 禮記曰筭室中五扶堂上
 七扶公羊傳曰膚寸而尺
 鄭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按
 一七何休云側手為膚按
 指為寸按即膚也然則寸
 尺之度取諸身也漢律歷
 志云一黍之廣為分寸
 為寸十寸為尺然則尺寸
 之度又取諸物也近取諸
 身遠取諸物則指尺與黍
 尺一也

度音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
 同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
 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
 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
 上文既發其端新安陳氏曰指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二句而於此
 請王度之也朱子曰物易居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於只
 是一事心差一時萬事差所以心為甚又曰愛物宜
 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本然之權度亦
 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須是仔細
 看如何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王見牛而不忍

○集注曰與甲兵以危
 士也而與諸侯構怨是一
 事
 ○惟表也拙講云此三事
 正殃民者正是愛民輕短
 病痛根原處上註所謂有
 其故者此也

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平聲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平手以王愛民之心所
 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
 心之所快有甚於殺穀蘇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
 以此而度之也慶源輔氏曰孟子恐王不知所以稱
 量之要故舉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

事
輕愛民

○此節心字本心也。雲峰之說不正是失于鑿矣。

○蒙引不快於此者心之

正也而心為此者欲誘之

也。兩此字同都指三事尚

明於他亦指三事之不快

獨暗於此則又指欲之誘

與上文此字不同。

○講述曰上曰吾何快

於是見字指與兵三事下

曰吾不為是也是字指

肥耳五事。

諸侯三事使王度之。蓋宜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實以是二事之為快蔽之也。夫此三事乃人心之所不忍有甚於殺敵之生者。王若以是為快則宜乎愛民之心輕且短也。○雲峰胡氏曰上一節一心字亦指本心而言。蓋謂本心之中有自然之權度。非自外來也。此節一心字與後數節欲字便非本心矣。本心難擴充而欲心易於蔽。此王道所以不行也。

王曰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

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

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慶源輔氏

曰辟土地。朝秦楚。灌中國。撫四夷。是其本志也。與甲兵危主上。臣構怨於諸侯。則未流之禍耳。有是志則有是禍矣。指其未流之禍。則以為不快於此者。心之明也。而卒弱於初志之失。而不知反者。欲誘之也。其心尚明於他者。謂不忍一牛之敵。敵也。而獨暗於此者。謂功不至於百姓也。○新安陳氏曰所大欲者。人欲之橫流。所以不能仁民而擴天理之公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耳不足

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

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

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

○寺人之令厥役曰便令

○編義金氏曰便軟熟順

意之人。

○薛敬軒謂漢武只因欲

得西域。善其心喪。師不

悔及貳師再舉，僅得馬數十匹，而還是以數萬人之命也。原其本，只由一念之差耳。

○蒙列緣攀而升，本義曰躍者無所緣，反看則緣字之義明矣。○緣攀附而上也。離騷詳有曰：薜荔緣木而生。○木在山，魚在水，水物而於山，非其地矣。○通義宣城張氏曰：緣因也。蓋不待攀緣樹木而後知魚之不可得也。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關同朝音潮。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蒞臨也。新安陳氏曰：所大欲在此，所以初發問，便欲聞桓文霸事。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

○講述云：小不敵大，謂土地寡不敵衆，謂人民弱不敵強，謂兵力。

○表丁九曰：殆蓋皆表上之詞，非發語詞。

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疆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眼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扶問之一也。新安陳氏曰：千里者九，齊楚燕秦趙魏韓宋中山也。通者莫氏程曰：王制四海之內方三千里，為九州，方千里，蓋以田計。

○蒙引及本說見下文只是發政施仁其曰使天下仕者即發政施仁有以使之也故曰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然則盡心九於與兵備怨以求天下下換未矣本字當如此照看

○徐錯曰可以交易曰貨貨化也

○自虎通曰居賈曰賈通物曰商漢通財賈貨曰商鄭康成曰金玉曰貨布帛曰賈泉穀曰財

孟子大全 卷之一

之山川城池以服人必不能勝即有敗所謂後災不在數內也反本說見形何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疆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

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

至與首章意同南軒張氏曰行王政者心非欲傾他國以自利也惟以民困為己任為吾

所當為而天下自歸心焉夫欲朝秦楚莊中國自世俗言則以為有志自聖賢觀之苟不本乎公理特出於伎求矜伐之私耳齊主惟汲汲於濟其私非惟不克濟而禍患隨之陷私欲固危道也由孟子所言以發政施仁則公理之所在可大之業自可馴致此天理人欲之分也○慶源輔氏曰力求所欲則猶欲也
有為而為之也謂獲求得用力雖勞而所欲者反不如所期能反其本則循理者也無所為而為之也先難後獲尤事後得而可大之業
自爾循至此天理人欲之分也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意明以教我我

○補訓云是字指發政施仁說當字訓試下試字又有行意

孟子大全 卷之一

四十一

○蒙引曰放縱也始違于道也辟偏辟也則浸淫矣邪好邪也成惡矣後則侈而益肆也

○虛齋曰君欺民之不寬以罔取之也以刑為網以民為魚鳥也所謂羅網也

雖不敏請嘗試之昏同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所不至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常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慶輔氏曰恒產常生之業則下文所言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是也恒心常有之善心則下文所言善與禮義

是也善又禮義之總名緣民無常產所以無常心故不知禮義而陷於放辟邪侈也若遂從而刑之是誠無異於以羅網罔民欺其不見而取之也○雲峰胡氏曰此心字亦指本心而言但指其在士民者言之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以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女田許六反下同

輕猶易去聲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此惟救死而恐不贍矣暇

○林次崖曰行仁政太綱今王發政施仁節已說行仁政之實不死於教養則未及也孟子因齊主懇於求教友覆誥言之無恒

產而有恒心以下四節是
反禮詳言以起下之五節
之宅一節意

孟子大全 卷之二

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倣此

瞻時念反

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恒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

新安陳氏

曰則盍反其本矣與前盍亦反其本矣當對觀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之本德民有常產又是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形句下支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先王授田制之為鄰為里而里有序合之為族為黨為州而州有庠記曰古之學者家有塾党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收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返謂之大成

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

趙氏曰

趙氏名岐詳見序說中註

八口之家

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平為

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

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

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

陸聚嶼抽講云通章只以黜霸功行王道為主而

以不忍之心做骨子也

○鍾與目通謂執帶不通也

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被錮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南軒張氏曰孟子問及對好樂好色好貨皆徐引之當道何其辭氣不迫也至於利國之問則應以何必曰利桓文之問則對以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管仲魯西之所不為言交兵之不利則曰號則不可又何其嚴也自後世觀之後數說比之前數者尤若未至甚等而攻之反甚切何歟蓋前數者一病為一事取故紕繆其性之端以示之使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而人欲可遏矣至於霸者功利之說易以惑人入或趨之則

大體一差雖有善言善道亦何由入戰國諸侯其失正在乎此故闢之不可不嚴也○雲峰胡氏曰此章甚詳集註斷之甚約蓋欲黜霸功則心之所向者正能行王道則心之所充者大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今雖有不忍之心而不能推之以行不忍之政無他奪於功利之私也功利二字依舊是向霸功上去入於彼必出於此世安有不能黜霸功而能行王道者哉此孟子所以斷然以為仲尼之徒所不道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一終

孟子卷之二 四十五

垂集註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通考 勿軒熊氏曰 告齊君子一章 鄒與民同樂二章 言交鄰之道 四十五章 言仁政七章 論親賢之道 八章 言湯武征伐 九章 事君當行我之道 不可循君之欲 十章 坐以齊王皆湯武弑民伐罪之意 十一章 交鄰之道 十六章 言孟子出

莊暴見孟子曰 暴見於王 王語暴以好樂 暴未有以對也 曰 好樂何如 孟子曰 王之好樂甚 則齊國其庶幾乎

○淮南子曰 宋之衰也 作千鍾禱之衰也 作大且侈 則後矣 自有道者 觀之則失 樂之情 其樂不樂 ○蒙引 不度幾乎 言可王

也。不謂只是能治其國。

○齊宣王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耳。魏文侯曰吾聽今樂而不知疲，聽古樂則思睡矣。戰國之君其任情所便類如此。

○蒙引今之樂猶古之樂言世俗之樂何傷今樂也是這鐘鼓管籥古樂也是這鐘鼓管籥今樂也可以為樂古樂亦可以為樂今之樂何異於古之樂哉俗樂如何能亂雅思謂以人心之正而言則雅樂固非俗樂所能亂以人情所便而言則人情自為俗所亂故魏文侯曰吾聽今樂而不知疲聽古樂則思睡矣蓋其中於人情所便故也。

○與省卷引國云今樂猶古樂在樂情上論不在樂聲容上論蒙引云范氏云氏實今奈何可同但與民同樂之意則死古今之矣耳

○獨樂樂金仁山之論

○存疑不若與人，不若與人，象是好樂甚的道理齊王已知之其本心已明可與言矣故美之曰臣請為王言樂。

暴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字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東陽許氏曰王語暴以好樂蓋論及所好之俗樂暴未有以對蓋莊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孟子○王變色是愧前與暴論者不可聞於孟子故其下直言之。

曰王之所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

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

孰樂亦音洛仁山金氏曰下樂音洛朱子從古註然以文義推之則下樂如字上樂字音洛為是

獨樂音洛下同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為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蒙引曰唐人吳融作華清宮詩云四郊飛雲暗雲端惟此宮中落便鼓綠樹碧簷相掩映無人知道外邊寒謝疊山評曰知華清之煖不知外邊之寒士民怨軍怨皆不服問矣如之何不亡此詩意在言外殆非止詩人也語不奇而

○講述云鐘鼓曰聲管籥曰音互文也或曰聲成文者謂之音
○存疑云言鼓樂而兼田獵者田獵亦君之樂事齊王必管事此故帶言之
○蒙引管六孔如篳篥兩而吹之也遂今之笛也篳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而短由中聲而上下之

○鐘以上為體鼓以作為用故凡作樂謂之鼓樂鐘鼓以其聲之單比故云聲管籥也籥管也管籥以其音之雜比故云音車馬亦謂音者蓋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驚鳴為鳴則和應故也羽以重程為之
○文獻通考田獵門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行蒐苗備狩之禮又曰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又曰禽獸多則傷五谷因言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奉宗廟不害武備又因以為田獵也
○賈二酉別集曰獵亦農家之事故亦謂田也獵逐獸之名也

○通義作山金氏曰羽旄以鳥羽飾也

○蒙引云良愛其君惟恐其疾病故曰庶幾無疾病與庶幾猶云殆也
○次崖云曰庶幾何何以皆欣幸之詞不可作自相問答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感于六反頰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新安陳氏曰管笙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籥也通考趙氏德曰樂以鼓為節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聲樂○籥音樂舉皆也疾首頭痛也感

聚也頰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曰春秋傳范宣子假羽旄於齊晉人假羽旄於鄭註析羽為旌王者游車所建也案周禮司常九旗之數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角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新安陳氏曰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

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乎聲。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

也夔峰饒氏曰無幾無疾病民唯恐君不安樂有愛之欲其生之意若時日晝喪則惡之欲其死矣田獵雖非樂推類而言之也。

也。夔峰饒氏曰無幾無疾病民唯恐君不安樂有愛之欲其生之意若時日晝喪則惡之欲其死矣田獵雖非樂推類而言之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

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

獨以南面之樂音洛下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

戰國法君不同樂同樂同。

○通義白雲許氏曰此章只是欲與民同樂不必專於作樂也

○表丁凡曰與百姓同樂正是好樂之本。孟子之言不但救時急務道理實是如此范氏註不可用。

因齊王之好樂開道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

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

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南軒張氏曰與民同樂者固

欲也與民同樂者公理也孟子不讓諛其所欲也與民同樂者公理也孟子不讓諛其所好而獨擴之以公理可謂善啓君者若必欲以

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

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

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

疾首感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胡故無補於治去聲也

○論語衛靈公篇

○通鑿黃帝命容成作咸池之樂注漢氏樂書曰咸池樂名黃帝所作堯修而用之言其德象池水周遍周人夏至舞之以祭地祇○師古曰酌取也○夏大也二帝謂堯舜也○章明也○及根莖澤及下○咸皆也池言其包容浸潤也故云備矣

前漢禮樂志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大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讀作韶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讀作酌以上並樂名勺言能之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犬章章步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被莖也咸池備矣通考趙氏德曰周禮大司樂註云大咸堯樂大磬舜樂大濩湯樂咸池言德無不施也英華茂也招紹也繼堯也濩言救民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宋子曰孟子開導時君至於言百姓聞樂音欣欣然有喜色處則關閉得甚密如好色好貨亦此類也○慶源輔氏曰范氏辨孔子孟子之說可謂平正明白無餘蘊矣而楊氏論樂以和為主及與民同樂為樂之本又可以足范氏之說○新安陳氏曰不郵民而自好世俗之樂以縱其荒樂人欲之縱肆也因賢者之問而自慙就好之不

○說文云植木為苑築土為園養禽獸為園樹栗為苑○詩正義有藩曰園有藩曰園

○蒙引古者四時之田此田字非田疇之田乃田獵之田也

正天理之萌動也齊主慙之孟子不詆而開導之戒其縱獨樂之私而勉其充同樂之公遺人欲而擴天理也王道在遏人欲擴天理而已

齊軍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乎對曰於

傳復之直繼反

囿者蕃音煩音不音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

反以講武事左傳縣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

祀國我戎兵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來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者皆田獵之名蒐

○家引種曰種，斂曰種。又詩經在田曰種，在圃曰種。一說相通，蓋種之在田曰種，斂之在圃曰種。

○黃東峰曰：古者四時，甲獵各於四時，農隙舉行，一為祭社，而取禽獸，一為禽獸多害，五穀三為因，謹武事不忘武備，蓋惟禽獸之多，踰曠之地，則往田之，必非設為定所，以為官圃也。故甫軒以為文王豈崇圃如此，蓋其蒐田所及，民因以為文王之圃耳。以蒐雉，雉虎并往，知其然也。此說也。朱子乃以文王之圃方七十里，為蒐有之，而疑其為三分有二之後，所有也。上惠文王原不魯，自有天下三分之二，亦非縱意於田者也。况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既且以服事殷，則斷不敢安於七十里之圃矣。

○杜子美註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四境皆有關者，蓋四鄰之門也。○蒙引：阱，坎地，以陷獸者，掩其不知而取之也。故用其字，民利其麋鹿也。而乃因以移身，是以圃為阱，麋鹿為餌也。又云：圃，蓋與隣國交接之界，限也。圃，邑外，曰郊，九百里為遠郊。

索擇取不孕者，苗為除害也。猶殺也。以殺為各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闕曠之地以為圃。然文王七十里之圃，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廣其圃，諛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事以逢之者。文王豈崇圃如此，蓋其蒐田所及，民以為王之王之圃耳。以芻雉得往，知其然也。傳謂古書慶源輔氏曰：孟子時有之，今不復存。孟子所謂於書，傳有之，亦言據古書有此說。理然未必其然否也。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圃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餒。芻，草也。蕘，薪也。○原未人曰：蒐，是人之為蒐者，雉，是人之為蒐者，俱是活字。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園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禮記曲禮：入國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陳氏曰：前篇罔民，與此為阱，皆是借網取禽，阱取獸以諷切時君之禽獸其民苑圃一也。設禁阱民者，人

○杜子美註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四境皆有關者，蓋四鄰之門也。○蒙引：阱，坎地，以陷獸者，掩其不知而取之也。故用其字，民利其麋鹿也。而乃因以移身，是以圃為阱，麋鹿為餌也。又云：圃，蓋與隣國交接之界，限也。圃，邑外，曰郊，九百里為遠郊。

○蒙引宣王之時諸侯失
睦今自東國來侵明日西
國來伐以兵則或不敵以
盟則或不信以禮則不或
適以示弱而已宣王所以
有交隣之問也况交隣講
好亦先王之令也
○游士軒說望云智者兼
明理勢仁者惟見理而不
見勢智者順其勢之在人
仁者忘其勢之在己

○通鑑注德魯北胡種落
之號北胡種落不一歷代
名稱各異夏曰獯鬻殷曰
鬼方周曰玁狁秦漢皆曰
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
元曰蒙古皆代曰韃靼

滕文公下云湯居亳亳在魯力鄰魯伯放而不祀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死以供犧牲湯使遺之
牛羊魯伯食而不祀云云

孟子大全 卷之六
欲之私與民同利者夫理之公
無非欲過人欲擴天理而已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對曰有惟仁者為

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

小事大故大主事獯鬻而武事與獯音熏鬻音音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當葛反○慶源輔氏曰寬洪而

無較詐大小疆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

字之之心自不能已程子曰凡有所計較者皆私

惡不計較小大疆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較亦樂天順理者也○新安陳氏曰惟仁者能忘已之

大而事鄰國之小實只字之若事之耳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

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新安陳氏曰

安已之小而事鄰國之大朱子云智者不特是見得

利害明道理自合忌地小之事太弱之事強皆是道

理命湯事見形同反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文王事

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詩綿八章駘不殄厥愠

械音域拔蒲其反矣行道冠吐列反矣混音昆夷駘

徒對反矣維其家吁貴反矣駘突也喙息也言大王

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之聲問蓋雖

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脩之實耳然

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

孟子大全 卷之六

突窳伏惟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昆夷自服也蓋已
 為文王之時矣通考趙氏德曰綿詩二章言古公亶
 父來朝走馬之事八章言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
 朱子傳云言宋王雖不殄絕昆夷之愠怒亦不隕墜
 已之聲聞是皆指宋王而言集註引詩似不合九章
 曰虞芮質厥成文王厥厥生則言昆夷既服而虞芮
 來質其訟之成又非事昆夷之謂也故註疏以八章
 為文王事蓋孟子亦云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
 王也如此則集註所引方合文王事見昆夷之言又
 曰唐虞以上有獫狁獯戎居于北邊夏道衰公劉變
 于西戎邑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餘戎狄
 攻犬王木王走于岐山後至六國遂為匈奴句踐越
 王名事見國語史記平越世同云越王句踐與兵伐吳
 吳王夫差姬姓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
 今大湖中椒山是也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

會古外反稽山名在山陰南七里吳王退而圍之越
 王乃繪木夫種行成於吳成者平也木平於吳也膝
 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臣種敢告于執事句踐
 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
 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
 戰而死種止句踐曰夫吳木宰誦貪可誘以利請間
 行猶微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以
 獻吳木宰誦受乃見木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
 願木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
 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留也種因
 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卒赦
 越罷兵歸朱子曰仁者自然合理智者知理之當
 然而做以循之其大槩是如此若細分之則太王句
 踐意思自不同也潛室陳氏曰仁者無計較之私
 忘其孰大而孰小智者有度量之明自知小不能敵
 天雲峰胡氏曰本文大事小小事大集註則曰大

字少小事大。一字字尤見仁人之心。然大之字少猶未足以見其仁。必小國雖或不恭而字之之心自不能已。乃見大者之仁小之事大猶未足以見其智。必大國雖見侵陵而事之之禮尤不敢廢。乃足以見小者之智。通考趙氏德曰國語圖譜吳自泰伯至壽夢十六世始見春秋。越之先夏少康之庶子封會稽以奉禹祀。至句踐始見春秋。魯哀公元年大夫種行成於吳。哀公五年越王歸國與范蠡謀吳。魯哀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伐吳。居軍三年吳使大夫王孫雒行成。王弗忍將許之。范蠡諫不可遂滅吳。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

○學引云樂天者無所為而然畏天者有所畏而然

○表了九日以理釋天不正是訓此天字即謂畏天之威天字分明指上天說自然合兼亦發樂天不透天無不覆憐而仁者樂此兼覆之量欣然與太虛同度而絕無計較強弱之私也保天下不是氣象乃是實能如此

○徐居泉曰以天事小者只見得天理合如此不知大之在我小之在彼坦然與造化游行而工老大小之念不介於胸中此是至仁與仁相忘無有形迹非樂天而何若說自然合理字便似暗與理合云云樂字意說不盡

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數救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問樂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者而居。大國則未必能為仁者之舉。何者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心而不與之較。如仁者之為也。宋子曰得之。○仁者與天為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為一。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不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為度。一視而同仁。惟欲入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強弱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為難。如葛藟昆夷之無道湯文懇勲而厚恤之及終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

○程經諸侯章制節謹度龍而不遊注云制財用之節謹度謹守法度也制節已制猶守也自節限也

○規形以為四者也換鑄金之模室廓也

故以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必自強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如種蠶與吳之方強大王向踐外里躬而事之內則治其國家和其民人終焉或與王業或刷其恥此智之明也使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無仁而縱亂也大王向踐惟敵之良而終不能自強是無恥而苟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慶源輔氏曰天者理而已矣即程子所謂夫天尊言之即道也。以道理言則大者自當尊小此天之所以覆地也小者自當事大此坤之所以承乾也。又曰保天下保其國言仁智者之氣象規模有此效也非謂仁者智者之心欲其如此也○雲峰胡氏曰字之之心自不能已即是自然合理事之之禮尤不敢廢即是不敢違理。包含徧覆無不周徧即其字之之心而其氣象愈充拓愈恢宏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即其事之之禮而其規模愈收斂愈嚴謹集註精辭之精微如此。

臣之將我身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新安陳氏曰引詩不及樂天一邊亦偶然耳○朱子曰此

智者畏天而保其國之事○雙峰饒氏曰天理當然違之則有禍此便疑天威了。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新安陳氏曰大之事小善待之而已

非奉事之也集註於大事小必曰字小又曰恤小而於事大不易事字蓋欲發明孟子意不可不累敘此字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

○講述曰大哉言謂仁智交降之道可保國保天下也
○蒙引云寡即小忿也言王言寡人好勇猶高不能氣相似故孟子曰王請無好小勇

○蒙引曰撫劍按劍也
○來往曰撫劍疾視云云是即小勇正宜王所好也

王請大之。下言文王武王之勇，乃本勇也。

此王征伐之始也。

報自皇長上帝

○蒙引曰：商人本其夷狄，○侵阮徂共，密來侵阮，已至于共矣。

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曰血氣所為之勇，如溝澮之水，暴集隨澮，故謂之小義理所發之勇，天開地闢，自不能已，故謂之大。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

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眾也。

通考：趙氏德曰

莒，當讀。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

人侵阮徂共之眾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

天下仰望之心也。

詩皇矣：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釀義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

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密，密須氏，姑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共地是也。此言文王征伐之始也。無所畔援，音大能先造

道之極，因密人不恭，是以如此。此文王之太勇也。

新安陳氏曰：怒者，勇之發也。因王赫

赫怒，舉兵以對于天下，而生出此意。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

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

○陸聚嶼拙講云：一人之泛就上上說，不必指獨一人。玩此之言，必除之以安民也。

○蒙引曰：牛先生謂漢武帝之出師塞北，隋煬帝之渡海征遼，元世祖之興師日本，斯民生于元狩太初。

之間大業至元之世何不幸而遭其君之怒哉文武之怒上怒而下喜三君之怒上怒而下怨後世人君尚知所監哉說亦同

○通義百案許氏曰集註謂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書泰誓上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曷敢有越厥志謂天佑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誅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寵愛也志已之志也朱子隨筆文解故其義亦小異蓋古者以簡編寫書簡冊煩重非如今以紙模印易辨古人多是以前相傳故古書所引多有不同

○鹿生曰儀氏云書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子事之越厥志指民而言此却未安蓋孟子之越厥志亦不指君而指民也諸侯御大夫亦有稱亂者耳○或曰一人衡行於天下謂紂也如此則集註當有明訓是衡行不順道而行也

○存疑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終上文王請大之之說

下之民衡與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雙峰饒氏曰書

言寵綏四方指君而言孟子言寵之四方指天而言書之有罪無罪指紂而言孟子之有罪無罪指諸侯而言書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孟子之越厥志指民而言一者太段不同想古人之書與今多不同多是人記得人家不常有此本通考趙氏德曰孟子言書凡二十九援詩凡二十五

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

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慶源輔氏曰寵異謂天寵異天德寵異之也作元后是以天位寵異之也心志謂天下之心志也人之作亂皆過越其心志之故耳若守其心志無所過越則何至有作亂之事乎此武王以天下之重自任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音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慶源輔氏曰君人者必能懲小忿然後能

南軒張栻字敬文綿竹人見生理大全二伊洛淵源

養大勇所謂人能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也。○新安陳氏曰章旨能懲小忿四字實自寡人好勇一句發出齊王所好之勇小忿也。○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

怒也太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看理義之

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

之分矣。龜山楊氏曰人君固不可無勇而齊王以是

則安天下無足為者矣。○雙峰饒氏曰怒得是便是

天理怒得不是便是人欲。孟子之論大槩要分別天

理人欲於毫釐之間如同樂獨樂之類。○雲峰胡氏

曰夫子嘗以智仁勇三者並言此勇字亦當連前仁

智字並言仁智中之勇是謂大勇小勇者不仁不智

者也不仁者徒逞血氣而於義利之勇必無之。不智

者不明義理而於血氣之勇必有之

○齊軍王見軍於雲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雲宮離宮各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

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

痛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

之而已也。慶源輔氏曰離猶別也別在其所居宮室

之外故曰離宮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

此樂此釋有之一字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君上之

心此釋人不得則非其上矣。○雲峰胡氏曰觀

○一統志山東青州府雲宮在府城內城隍廟西遺址在焉齊王見和子於雲宮即此

○鹿齋曰離宮蓋如漢之甘泉殿之九成之類想今古皆有之○或曰王之離宮和子豈當館於是殊不知是和子之勝亦嘗館於

上宮矣上宮亦離宮也况和子當時後車數千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

此自是常事且自以為如其道建受養之天下不以

為大矣○時王館和子於雪宮而就見之也若說上

在雪宮而見五子則當云
如子見齊宣王於雪宮矣
○姚承菴曰齊宣王見
至於雪宮言王偶在雪宮
中接見孟子也乃是倒裝
句法

○林有元曰賢者亦有此
樂乎言雪宮寡人時旣以
爲樂也賢者至於是邦亦
有此樂乎蓋自賢其能待
賢也故曰其辭謬孟子答
之意謂君旣以是待賢而
不爲過則賢者宜受之而
不爲泰雪宮之樂賢者固
宜有也雖然君能以是與
民共之則人皆有此樂若
人不得此樂則非其君上
矣尚當推以及民非但當
與賢者共之也

○存疑云君民各有其樂
如臺池苑囿君之樂也得
安其居者民之樂也所欲
與聚使民必得安居者樂
民之樂也見臺池鳥獸而
歡樂聞鐘鼓管籥而喜色
此樂君之樂也

集註非但當與賢者共之
者亦樂此與齊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兩賢字似同
而實有不同孟子答以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
此不樂所謂賢者皆指君而言此則答以有之字
者謂賢者有此樂也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人皆欲
有此樂人有不得其樂則必有非其上之心矣是知
此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當與賢者共之也如此則
兩處賢字不同又按饒氏謂朱子云賢者亦樂此其
辭遜賢者亦有此樂其辭驕以此觀之語錄謂沼上
之對其辭遜雪宮之對其辭夸傳錄之誤明矣蓋謂
不當以對字言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朱子曰上句以陰助下句非是平說也

下不安分扶問反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慶源輔氏曰下者不知命也故謂之不安分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不知義也故謂之不恤民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主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南軒張氏曰憂樂不以己是舉貴公事蓋道其國故典以告之○慶源輔氏曰君以民之樂爲樂則民亦以君之樂爲樂如是則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天下雖大兆民雖多其權忻愉怡痒痲疾痛舉切於吾之身矣君能體仁如此則

天下之民其將何往
雖欲無王不可得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

南放于琅邪吾何俗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

晏子曰齊臣各嬰轉附朝舞皆山名也趙氏德曰

萊州○吳氏程曰轉當如字上聲後章及公孫下滕文○轉溝登並同遵循也放至也

琅邪余遊齊東南境上邑各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

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

○按景公世家轉附木公墓所在武陵是也琅邪相公墓所在穆陵是也○大明一統志瑯琊在今青州府諸城縣
○通義作山金氏曰轉附山名未詳朝舞或曰海旁之山朝至如舞吳氏程曰傳當作舞二山在萊州境內
○蒙則轉附朝舞蓋旁西北近齊國都海在其南故曰遵海而南
○存疑云上文意思已盡昔者以下是舉齊之典故以告之

○此一語曰補助是致倉廩以助之春以補其耕種之資秋以助其收入之數

盧一誠

者春耕而種不足秋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

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符舒救反
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

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

職陳其所受之職也趙氏曰巡所守者自上察下也

年巡狩諸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

去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

○蒙引遊與豫如何分目無分何以重言之曰詩歌射多反覆重復其辭其寔遊豈有不下豫豫豈出遊之

○存疑云遊與豫分看則遊是遊豫是逸樂合看則遊即所以為樂二句

是言咏歌之休也

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

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新安陳氏曰以上晏子言先王之法此下言當時之弊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餒者弗食勞者弗息

民及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反

今謂晏子時也師眾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

君行師從左傳定公四年魯文公會諸侯于召陵謀伐楚備侯命祝佗從辭曰君以軍行被社

饗鼓師出先有事被禱于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

○通義自雲詩曰師行而糧食謂師衆從君行皆裹糧而往故有飢而弗得食者又勞苦而不得休息於是相與造為譏議而民因而作爲姦虐矣此上言軍民之怨也方命虐民以下是言君也
○蒙引按書經方命圮族傳曰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曰員則行方則止方命猶今言廢格詔令也
○存疑云方命虐民二句只是上文意而飲食若流又就糧食所費之奢說亦只是虐民裏事

○表了凡曰糧食即所以供師者謂師從君行皆裹藪糧而往故註以為糧補之屬非也

○曲禮上毋流歡注流謂飲之流行而不知止也

序常也以附力常也

境君嘉好之事謂朝會君行師從糧謂糗去久反熬米麥也又

丘救糗音備草之屬昭昭則目貌胥相也讒諂也愚

曰吐得反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怨

誦也方逆也命主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

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上聲○慶源輔氏曰晏子主言齊事而云為諸侯憂故知為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也王者之命諸侯豈固欲其如此哉不過使之愛養斯民而已逆王命則虐必及其民矣○雙峰饒氏曰師行而糧食君之行也以師其食也以糧一而字在中間見得是兩事方命之命是好底命天子之命必是教他撫一國之民今

也如此則是逆王命也。又曰為諸侯度指先王言為諸侯憂指時君言。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

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凶。厭平聲樂音洛

此釋上文之意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

時掌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

飲酒為樂也凶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饒氏曰荒是廢時凶是失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凶之行惟君所行也。

晏子幼景公

○蔡曹江曰良先生之遊非巡狩則省耕省斂也

○唐五子之歌內作色荒外則禽荒蔡注荒者迷亂之謂

○蒙引云從不訓順乃訓逐也從流下自上逐流而下也從流上自下逐流而上也下句從獸之從亦是逐也

○徐倣曰三從其皆出遊之事乎江都錦帆上林軍騎從流從獸古猶不若後世之甚也

○琴虛齋曰樂有五聲獨琴徵部角部二者以角為民徵為事取其切者也景公一場作樂必不止作二音之樂而已或者當樂中時只有此二音之樂在其他亡失不可知故特舉其見者者邪○其曰韶者舜樂也當時韶在齊齊景公蓋用之而被以新詩故其樂亦謂之韶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及太

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嘉君何尤嘉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勅六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悉井民也興發發倉廩也

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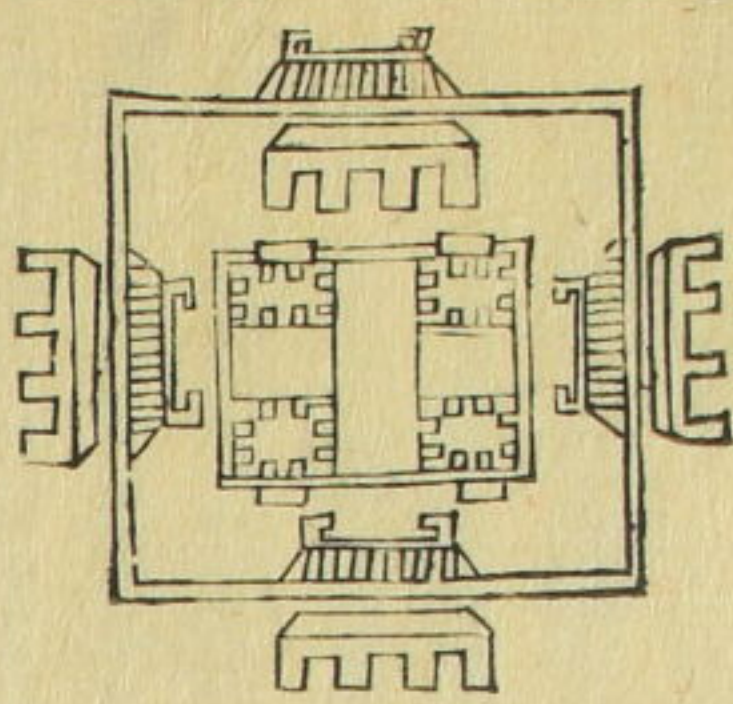
民四曰徵為事。禮記樂記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注宮絃最大用八十一

絲聲重而尊故為君商屬金金為決斷臣事也絃用七十二絲文宮如臣次君者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

戴平角也。絃用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徵屬夏，夏時正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配事。絃用五十四絲，羽屬水，聚清物之象，故為物。絃用四十八絲，通考趙氏德曰：宮土音，絃用八十一，商金音，三分徵益一，以生。絃用七十二，絲角木音，三分羽益一，以生。絃用六十四，絲徵火音，三分宮去一，以生。絃用五十四，絲羽水音，三分商去一，以生。絃用四十八，絲景公所作曲徵樂，以其為民為事也。招舞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天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允，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新安陳氏曰：上文引援景公晏子事實，只未一句，是孟子說。○西山真氏曰：易之大小畜皆以

止為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為愛君也。縱君之欲者，其得為愛君乎？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奸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
○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南軒張氏曰：孟子蓋稱管晏，今乃引晏子之言，何也？蓋羞稱者，其大法也。言與事有可取，亦不可沒也。亦見與人為善，至公至平之心也。○雲峰胡氏曰：齊景能聽晏子之言，而齊宣不能受孟子之說，是可惜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與招上之對畧相似，大意主於不自樂而與民同樂耳。樂民之樂，憂民之憂，雖平說，然憂樂相反，而實相關。憂民之憂者，必不暇樂已之樂。樂已之樂者，必不知憂民之憂。惟先憂以天下，而後能樂以天下也。前一截已盡之，後不過引一段故實耳。不與民同樂，人欲也。

明堂位之制



○周公明堂，位在國之陽，二里外，七里內，內已之地，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東西五室，南北亦然。上圓法，下下方象地，八窗象八風。四闈法四時，充室法九州。十二階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四廟九室共十三位，此周公定制也。

○家引愚按以玄堂對明堂觀之，則知明堂首向明之義，不如先儒所謂彼此通明之說也。○通鑑注明堂類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後世皆因之。明堂者，所以明諸侯之尊卑，制禮作樂，頒度量而

○三輔黃圖曰：明堂者，天道之堂，所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也。○孝經援神契曰：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圓下方，小窓法八風，四闈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漢元封二年，公玉帶上書，帝時明堂圖，胡氏管見曰：其制作之詳，不可得而聞矣。孝經以為宗祀之所，孟子以為王政之堂，然則天子之外朝，猶後世大朝會之正櫺也。○重齋曰：按天子巡狩，隨之鎮也，各設明堂，蒲氏可以知其為泰山明堂也。○以其在齊境內也。○有疑云：齊王欲毀明堂，與子貢欲去饋羊，其意雖同，而子貢之所不許者，其意則異。饋羊之不去，猶望周室之再興，明堂之不毀，則不復屬望於周室矣。

憂樂以天下，天理也。游豫為諸侯，度天理也。流連為諸侯，憂入欲也。無非過人欲，擴天理也。又舜之韶，遺音必有在齊者。孔子在齊，聞韶，景公樂亦名，招可見。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去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

扶又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

乎。震源輔氏曰：漢書郊祀志，武帝元封二年，封泰山，泰山東北，北古有明堂處，云欲毀明堂，正與子貢欲去魯朝饋羊之意同，以其無用，故欲去之也。

○家引愚按以玄堂對明堂觀之，則知明堂首向明之義，不如先儒所謂彼此通明之說也。○通鑑注明堂類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後世皆因之。明堂者，所以明諸侯之尊卑，制禮作樂，頒度量而

季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

以王矣。何必毀哉？

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個東之北為青陽，左個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個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個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個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個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個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個中為太廟，太廟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基，左個右個，則青陽之左個，乃玄堂之右個，明堂之右個，乃總章

○有疑云九一待農也世
祿待士也譏而不征待商
旅也無禁均利於民也不
學志短也

○朱克升曰惠鮮饒嘉
王所以王智矣圖人哀此
筑獨內王所以王

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
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
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非田遺
意此恐然也新安倪氏曰此朱子按禮記月令為說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
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
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
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
斯四者詩云嗇矣富人哀此筑獨與平聲祭音奴鰥姑
頭反嗇工可反筑音

岐周之舊國也

趙氏曰按岐州有漢右扶風美陽縣
西北唐屬岐州岐山縣山之南有周

原蓋周之舊國通考東陽許氏曰九一者井田之制
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却是王政

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
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由外八百畝為私
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去聲公由是九分扶問
反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
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
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

○季彭山曰文王治岐之
特尚遵殷制七十而助註
謂每夫受田百畝豈偶不
及致詳耶

○關市河海禁禁服識舉
言見王制禮注賈人入澤
梁註梁絕水取魚者瀕音
猪堰瀕也

○梁則云惟氏曰澤是水
所都處梁是水所通處水
所通處正可絕流而漁故
以為魚梁也

○公羊傳惡止其身善
善及其子孫

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護察也征稅也關市之
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音之稅也澤謂瀕
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問文王治政關市
不征澤梁無禁成
周門關市屢者有限守山林川澤悉有屬禁何也潛
室陳氏曰文王因民所利而利之乃王道之始成周
經制大備乃千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新
王道之成陳氏曰世祿善善長
也不孥惡惡短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
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
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

之篇哥可也笑困悴

秦醉貌新安陳氏曰正月未草
之意云亂至於此富人

猶或可勝笑獨甚矣其可哀哉○雙峰饒氏曰都鄙
用助法鄉遂用貢法此周所以兼二代之法井田之
法損李處可行江南想從古行貢法闕是道路樽節
處市是市井澤是水所都處梁是水所通處耕者九
一仕者世祿是士農工商皆有所養惟鰥寡孤獨無
所告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趙氏德曰孟子
以鰥寡孤獨為序者輕重之序也王制以孤獨於寡
為序禮運以於寡孤獨為序豈非所養之常儀有寡
多有二等故先言孤獨以重者先之禮運先於寡以
輕者先之就二等之中則於於寡為重獨於孤為輕
蓋孟子言幼而無父則孤為重鰥愁悒不能寐自常
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寡寡果也果然單獨
也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
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

○秦虛齋曰趙氏惠所論
鰥寡孤獨之序及其字義
不必盡從惟鰥字為有義
以孤為顧以獨為鹿皆所
不可知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

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

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兮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

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餼音侯橐音託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

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精露積也山金氏

曰積當作子餼乾音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

○后稷生不窟不窟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
○通義吳本程曰露積如字○宣城張氏曰積儲蓄也左傳居則其一且之積注為米薪蓋物之方聚曰積則入聲已聚曰積則去聲
○蒙引云橐囊皆袋也正韻曰囊無底囊是也○囊袋也思按囊為袋則橐合是兩頭皆可入穀乃並束結而載之背者也今北方常用之○干猶也自關而東或謂之干或謂之楮關西謂之楮○戈柄長六尺有六寸

○威揚揚為威威揚揚為威威揚揚為威威揚揚為威威揚揚為威

章圖云舜封后稷于胡不窟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公劉始立國於豳之谷豳今邠州三水縣

去邠踰梁山是于岐山下居焉

以盛音成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

其國家也威斧也揚音越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于

豳悲中反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

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

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西山真氏曰人君豈不事

儲峙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斯民亦有餼糧之積可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

○履齋曰註有相也。宇居也。謂來相共居也。

○左傳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醫和曰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喻惑感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又曰蠱滯滯惑亂之所生也。於文血蠱為蠱。蠱之飛亦為蠱。有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

○章圖曰公劉生糜鹿。糜鹿節生室僕。室僕生公非。公非生毀陶。毀陶生公非。公非生高陶。高陶生至圍。至圍生公叔祖。公叔祖生太主。是公劉之九世孫。在公猶空。非公也。若夫追王前之本號。亦當殷末時。猶尚舊政。實史以名。是也。○蒙引云蠱惑蠱壞而惑惑者侈開奢而侈靡也。

孟子大全 卷之二

女事來胥寧。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民音 大音 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

王政也。大玉公劉九世孫。詩大雅。豳之篇也。甫公木。

主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主也。重父。甫音 大玉名也。來。

朝走馬。遊狄人之難也。新安陳氏曰。來朝其來以

如書曰。王朝步自。率循也。澍。呼五 水厓也。岐山。

之下也。兼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

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南軒張氏

曰齊王好貨。好色。孟子以公劉大王對。但謂公劉好貨。大王好色。而不知實未嘗好也。一君處心平。和無。

一毫物我之私。如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豈惟欲其國富。而亦欲其民富也。如曰。內無怨女。外無曠。

夫。不惟君有室家。而民亦欲其有室家也。好字雖同。而所以為好。則異故。孟子曰。王如好貨。好色。與百姓。

同之。於王何有。有二君之好。天理也。齊王之好。人欲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之言。有因其近。似而發揮之。以足已意者。如公劉好貨。本無事實。只乃積乃倉。一句。

大王好色。亦無事實。只爰及姜女。一句而已。然欲開導時君。意。

○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擴天。而格其非心。過人。不止就事論事。若彼為。

正辭辯。而格其非心。過人。不止就事論事。若彼為。

入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
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洛音與
夫音扶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
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
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眾
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
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音后
析於幾音聲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

○蒙引云是非以理言得
失以致言是者歸於天理
而為有道之主非者歸於
人欲而為無道之君得者
歸於王而可以保四海失
者歸於亡而不足以保妻
子
易之幾動之微

疏音平而實密其事以易音去而實難慶源輔氏曰法似
而實難蓋不直禁其好貨好色則似若疏且易矣然
必使為公劉大王之事推己之心以及民循理而不
縱欲公天下而不私一己則其實又甚密而且難矣
法指孟子之說事指公劉大王之事非孟子據理之
極知言之要何能辨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
析其精微如此哉
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已復禮之端矣新安陳氏曰克
已復禮之端即謂天理人欲二者之間幾微之際也
○問孟子答梁惠王問利直掃除之此處却如此引
道之何也朱子曰此處亦自分義利特人自不察耳
○慶源輔氏曰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
好色之心固天理人情之所不能無者但有理與欲
公與私之異耳故集註舉胡氏天理人欲同行異情

○史記轅固生曰公孫子
發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
世又見後各儒林傳
○蔡晉江曰克已復禮之
端只是強恕而行所謂推
己及人也

孟子卷之二
之說而辨析之夫聖賢之與衆人其於好色好貨其
行雖同而其情則異循理而公天下者聖賢之所以
盡其性此即公劉太王與民共欲之事也縱欲而私
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理此即齊王自以為
疾之事也二者同異不過毫髮之間而其終之是非
得失則其相去遠有盡性滅天與王絕世之相反集
註言此不但贊其理之密正欲使學者因其言以反
諸身至誠體察於所謂毫髮之際然後方求所以循
天理而克其欲耳○雲峰胡氏曰天理人欲同行異
情出五峰胡氏之言朱子平日深取之今引以釋此
章者如齊王好色太王亦好色是同行也齊王是行
從人欲上去太王是行歸天理上來是異情也同行
則天理人欲之幾若不能以髮異情則天理人欲之
判不啻霄壤矣凡曲學阿世者非違君之惡則長君
之惡孟子之言無非止君之惡而誘
君於善無非遏人欲而在天理也

○講述曰托妻子於其友是托他照管其友都不管他衣食故妻于凍餒則如之何
○蒙引云妻之絕交也

○季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
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

已罷去也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士師鄉士遂
士縣士注鄉士掌六鄉之獄遂士掌六

遂之獄縣士掌縣獄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周禮五鄙為縣二千五
百家此六遂之縣也四甸
為縣此則州里之縣也○
獄五百家也○五縣為遂
鄭司農曰百里外六遂遂
人主之
○周禮百里之內曰鄉前
漢食貨志五家為鄰五鄰
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
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
二千五百戶也
○產齊曰四境之內不治

○縣二千五百家六遂七萬五千家六鄉亦七萬五千家一鄉二千五百

王意以為此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

舍之邪

如今人言充然何不相似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與乎○夏九節曰汲黯有言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亦以此意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見賢者不得已捨下位故進之用世臣而尊禮

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

用之是使卑者踰尊非尊尊之常疏者踰戚非親親之常非禮

○蒙引如不得已言其審之又審謹之又謹似有動者顧情之意然者
○存疑曰如有不人已本欲不用他此欲已也如有入要用他我不能主張得不得不用此不得已也凡不得已者皆猶豫帶難遲慢不急向前且如不得已則非真不得已特如之尔
○摘訓云踰尊踰戚只就目前說尊與戚乃往白所用者卑與踰即今日所進之賢也

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梁子曰孟子言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故王問何以識其不

才而舍之而孟子告以進賢如不得已蓋於進退之間無所不審非但使之致察於去人殺人也

○慶源輔氏曰先儒皆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下文說言不得已則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故不可不謹雖若可通然如此則是國君用人惟不得已之際方致其謹非孟子

子意也故集註直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上文說言如不能得已至至謹之意人君於進賢之際皆不可不

謹故於下段結之云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至於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又將進其疏遠之賢者而用

之至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則又非禮之常尤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

○林希元曰左右皆賢下除即如不得已意左右皆賢以言其賢不可不謹也

國人皆曰賢似可矣猶不可而必自察此便是至再至三至四遲慢留難意思故曰即如不得已意

○蒙則見賢焉然後用之則後日自不至於甲踰會踰踰矣見不賢焉然後去之則今日既無待進之失後日亦無踰等之患矣

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

○游立軒說望云去之亦是在今日所欲進用之人非謂在位者蓋二項總歸于進賢非進賢之外又有退賢不肖一脚也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

皆稱原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新安陳氏曰君子孟子所論鄉原一鄉人非是也

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淺任之重而不才者

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慶源輔氏曰所謂

謂察之則必因言以察其心考迹以察其用如孔子之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然後能親見其賢否之實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非徒知之知之必淺而無所疑非徒任之任之必重而不可易至於不才亦不容於幸進矣

○新安陳氏曰如此方見進賢謹之之至如必不得已而然者要之用舍之道參之於眾而察之於獨不賢者固去之勿疑矣賢者必任之勿貳是即君所親信之臣也此非親信之以己之私而實親信之以國人之公所謂民之所好好之也今日為王之親臣他日託孤寄命即為國家之世臣矣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

○存疑曰因說用人帶說刑殺蓋用舍刑殺人君大事也

○存疑曰因說用人帶說刑殺蓋用舍刑殺人君大事也

○存疑曰因說用人帶說刑殺蓋用舍刑殺人君大事也

○存疑曰因說用人帶說刑殺蓋用舍刑殺人君大事也

○存疑曰因說用人帶說刑殺蓋用舍刑殺人君大事也

○存疑曰因說用人帶說刑殺蓋用舍刑殺人君大事也

○存疑曰因說用人帶說刑殺蓋用舍刑殺人君大事也

○御峰山折衷云此如不得已之道極而至於國人之公論雖以之用刑殺可也進退人才不可不以此道
○虛齋曰大誥天命指進退人才言天欲指刑殺言如何以退人才亦為天命有德刑自有進便有退以此相形言且意重進賢退只是不用不可謂之天討

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

謂天命結上文天討結此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南軒

張氏曰既言進退人才之道復及於可殺者蓋如舜之於四凶孔之於少正卯天討之施有不可已者也曰國人殺之言非已殺之因國人之公心耳然則其用是人去是人亦非吾用之去之國用人用之去之也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國人之公心即天理之所在一毫私意加於其間則非天之理矣○新安陳氏曰因用舍而及刑殺亦是孟子敷演以明其意不才者舍之有罪而甚焉者殺之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明折獄政刑之道曾子之言恤刑也孟子之言慎刑也哀矜勿喜者好生之德治於民心之意也國人殺之

者刑人於市與眾棄之之謂也若子路無宿諾而片言可以折獄者即所謂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者乎君子之於獄於刑也忠信以孚之審慎以行以隱以施之有子路之德而用曾子孟子之言則於不討之義庶幾無愧乎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去聲曰大學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

民之父母新安陳氏曰總結上文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季對曰於傳

有之傳直變反

○據此云此一問亦可以窺見天子之志矣蓋齊宣王素以辟土地朝秦楚灌中國撫四夷為心實有滅東周而自帝之意故發此

此章見公君當從仁義

卷之二

三九

問耶

○仲虺之誥之詞也秦注武功成故曰成湯放桀于南巢名南巢六縣有南巢城桀命于此囚以放之

○唐書曰五十是以誅字換了殺字一夫字換了君字

又云殘破也亦曰傷賊賊害人之名不仁也

○秦注下獨夫受註獨夫言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但一獨夫耳

○代醉編二十五云宋高宗問尹焞曰桀亦君也五十何以謂之一夫曰此非子車之言也主言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視君如寇讎自此非孟子之言也云無我則臣視君如讎而宋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如此所養可知已近世各公以道學自負一趨言臣對君曰

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扶又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

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漢警憲臣上垂

戒後世也

○新安陳氏曰紂罪浮於桀故下文單說紂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若是紂兄臂踰東家牆便是絕滅天理周書怠勝敬者滅即賊仁謂賊之意欲

勝義者凶即賊義謂殘之意賊義是就一事上說賊不是一就心上說其實賊義便是賊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則如此○賊仁是將三綱五常天秩之禮下齊壞了義隨事制宜賊義只是於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也賊義者無羞惡之心之謂也○問賊仁是害心之理賊義是見於所行處傷其理曰以義為見於所行便是告子義外矣義在內不在外義所以度事亦是心度之然此果何以別蓋賊之罪重殘之罪輕仁義皆是心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則大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入底人一

王勉者通宋人

般義是就下節一事上言。一事上不容宜便是傷義。似手足上損傷。一般所傷者小尚可以補。○慶源輔氏曰。賊之為害。深殘之為害淺。凶暴淫虐。指發於中者。言顛倒錯繆。指見於事者。言然發於中者。必見於外。見於事者。實生於心。絕滅天理。則是殄闕其本根。傷敗彝倫。則是損善其枝葉。眾叛親離。不復君之。此賊行。賊義眾志皆備之證驗也。此事自君言之。則理所當然。自臣下言之。則不得已之木變。故集註下文舉王勉之語。所以著萬世為臣者之大戒。○新安陳氏曰。賊行。賊義。細分之有絕本根。傷枝葉之殊。然仁義皆根於心。未有賊行而不賊義者。所以下文只以殘賊之人。總言其惡。取孟子此言。雖意在警齊王。然亦見英氣。○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太露處。

之仁而在下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

○通義永嘉吳氏曰。言木大則可以勝木屋之任。猶賢人所學者大則可以勝治國之大。斲而小之則不可以勝木屋之任。猶賢人捨其所學則不可以勝國之大任也。

○王勉曰。云能勝其任也。謂木木勝。臣主之任也。不謂工師勝在。○一說。工師比賢者。木木以此賢人所學之大。

弑之罪也。雲峰胡氏曰。無孟子之說。無以警後世之人。臣者。缺。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莫。王氏之說。未嘗不背。孟子中來。

○平見齊軍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木。木上師

得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

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直

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重寶曰萬鎰言其價直之小也○以萬乘之國而視萬鎰之五其輕重較然矣萬鎰不為少而何

○朱子曰只是說玉人自會琢玉何消教他賢者自有所學何用教他金其所學後譬只由解前譬

○鑑五重曰二十兩鄭玄曰二十兩

○戰國策云趙與蘇秦黃金百鎰註二十兩為一鎰

○通義吳氏程曰按鑑本作溢以米一升加滿而各重二十兩金之溢重亦如之粟米之法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二故國語吳都賦注遂誤謂二十四兩為鎰

○蒙引曰此語與人少則慕父母下註所載戰國策魏牟諷趙孝成王之語極相類其祖此意而為說與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安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五玉篇曰於救思六二切玉工亦姓重鎰切之玉凡佩之必毫之異見海篇心鏡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趙氏曰國語云二十兩為鎰趙岐誤註集註因之○東陽胡氏曰萬鎰謂璞玉之價值萬鎰之金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

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雙峰饒氏曰兩箇譬喻是兩意前譬是說任賢不如任匠後譬是說愛國不如愛玉

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

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去聲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

以此耳新安陳氏曰前譬王欲小用賢者後譬王不專用賢者所以不能用賢皆已之私欲害之庸君必不能行賢者之所學賢者必不肯從庸君之所好此遇合所以難也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音快讓國於其相去聲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史記燕世家燕王噲用其相子之蘇代為齊使於燕以事激燕王以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

○存疑兩條之意前是治國不存作室下是愛國不知愛玉意思甚明白新安小用不專用之說固非饒氏任賢不如任器之說亦未甚也

國讓相子之。人之謂美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乎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令人告燕太子太子因與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雖怨五朝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童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

○次准曰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亦是燕國自亂非齊真能勝之也齊王本有利燕之心特託天以自文耳

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

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以我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形旬序說

何氏曰萬乘之國非諸侯之制也今燕齊互相侵奪而皆有之故以萬乘之齊伐萬乘之燕勢均力敵但以五旬而即舉之若以人力論之不能至於如此之易意者其天平不取必有天殃齊王本有利燕之心特託天而遂其私耳孟子之對則不歸之天而歸之人

爭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

○史記古史荀子以伐燕為湣王通鑑為宣王綱目為宣王卒湣王立之一歲未能的知為先君事與嗣君事新安陳氏稱王為是任山金氏為宣王戰國策為宣王
○朱子曰齊人伐燕孟子以為宣王史記以為湣王有卿亦云湣王伐燕想湣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為孟子諱故改為宣王不
○徐倣按原肯云宣王之託託之於天天者無形而

難知孟子之論質之於人
人者有微而可據

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見春秋傳至
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
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自命絕則為獨
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
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宋子曰此亦是齊主欲
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能悅而止武王見商人
悅已遂取之也直是論其理如此耳慶源輔氏曰
文王武王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亦順天命而不
敢違焉耳而張子之說為尤嚴所謂間不容髮之際

非理明義精德至聖人者孰能處之而無愧哉纔有一
一毫利心則失之矣然其命之絕否則亦不過察於
人情又與孟子之
言實相表裏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囊粟以迎王師豈有他
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
而望救於他人矣通考趙氏惠曰腹方口圓曰壺籩
是高二寸

○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
天意得矣新安陳氏曰齊王言天命孟子欲其以不
心觀天命欲知天命當觀人心欲得人心

○虛齋曰如水益深如火
益熱此如字是假如之如
也非如似之如也
○唐汝諤曰二如字只相
比較的口氣虛齋欲作假
如之如吾所不解
○正義云簞食者按曲禮
曰圓曰簞方曰筥飯器也
壺籩者禮圖云酒壺受一
斛曰徑尺足高二寸

○蒙引云不用孟子上章之言也○何以待○謂何以備之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書仲虺之誥曰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莫獨後予又曰後予後來其蘇子所引多天下信之一句其餘又有多者六字異者四字民望至民大悅七句孟子自言故集註云兩引書○集註曰言天下信之則不獨葛之民信之亦以見齊不為諸侯所信

○蒙引只曰東征西征南征北狄怨可也必曰西夷北狄何欤率其遠道言前近者可知也此孟子之善卅字眼處作此匡名為湯次相仲虺作誥對文統湯○存疑民望若大旱之望雲霓是未至而民望之飯市者不止至民大悅是既至而慰民之望○杜靜堂筆記云雲霓以上先別書而後自說見得湯師承征之先其望之切如此以下先自說而後別書見得湯師既征之後其慰民之望如此

○蒙引按通考趙氏惠曰雄謂之虹雌謂之霓每疑霓安得有雌雄及考正韻霓字註曰霓屈虹也左知虹是長虹所謂蝦蟇者霓是雲端之海者故謂之屈虹也單言則同對言則分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此亦可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何謂雲為天氣變鍊之詩傳曰虹者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而無之類乃陰陽之氣不

當施仁政燕之可取不可取濫之以此足矣惟仁可以易暴燕人避燕之虐望齊之仁而歸之齊苟不施仁而益暴得非以暴易暴而益甚之乎蓋警之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軍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季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新安陳氏曰七十里為政千里畏人立兩句為柱下文分兩節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

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寬五稽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許偉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

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

合則兩虹見形旬則止通考趙氏惠曰爾雅雲出天

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陰變動也後待也后君

當是而交者蓋天地之滯氣也何謂寬為地氣此語考亦有錯誤處

○詩孔氏註云雙出色鮮盛者為雄目紅暗者為雌目寬

○存疑今燕虐其民節要見得與上文湯所行相反方是

○吳省卷引躍云齊為天下所畏與湯為天下所信已自不同天下之觀變而起非一旦矣

○勢險立切說文解馬足也未見音志之義

○乘九日畏即千里畏入之畏註以思字代之思還在後一步

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全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繫音縛也重器寶器也畏息也倍地并

去聲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入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也旄與耆同倪五稽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雙峰饒氏曰當時只是千喻子之為亂燕

○蒙引當時齊主惟恐無以此之非惟燕終不為已有所故物亦恐不能保也

○按旄與耆同則當讀去聲禮記九十曰耆註言老而昏忘也倪漢書註云弱小倪倪也爾雅云黃髮倪齒書也釋云倪幼童之弱小者故曰倪小兒也

○林希元曰蒙引以行

王政亦或可取之言恐未
必然小註饒氏說是

民自無罪齊王只當誅子會子之別立君而去不
取他國這時只當定亂定亂者取其亂者而誅之如
湯十一年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曠田而奪之生
齊王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是
滅其國了○新安陳氏曰此是為齊畫一策如此區
處畧無所利於燕庶幾湯誅君弔民非當天下之為
則可逆止諸

○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
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
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
而舍上聲所學以徇之哉慶源輔氏曰范氏發明孟子
此意甚好蓋莫非道也而堯
舜之道則正道也莫非師也而湯武之師則天討也
集註又益以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異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二人而民莫

不救西有司對死怨之何則可也開胡弄反勝平
聲長上聲下同

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季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

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

○齊疑云有司莫以告者

不害君發倉廩府庫以賑其民也土慢而殘下上慢

○鄒與魯異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二人而民莫不救怨之何則可也

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季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

不害君發倉廩府庫以賑其民也土慢而殘下上慢

○通義作山金氏曰集註恐人誤以為魯穆公也魯穆公頃以周威烈王十七年即位至周安王二十五年

○人物考云穆公文公之子也及穆公政穆曰鄒穆文公之卒鄒文公使弔焉

○南鄙故惠伯伐邾

○後日將習比僕凡惟疾視長上死而不救

○皆足飢歲只是歲不熟

○其民也土慢而殘下上慢

事而殘害下民也出乎爾
反乎爾感應之理必然也
此固感應之理無定在矣
故曰君無尤焉
○補義前雲許氏曰此告
君之言不得不切民今而
後得反之之言似失太過
民固不可不友其報於上
然至於君行仁政則親上
死長之心亦民所本有也

○補訓云上字仍上註君
及有司長字專指有司
○宋上凡曰長上註專指
有司說蓋承前說視其長
上之死說來也今說者欲
兼君在內非是
○次崔曰上文兼罪君有
司君行仁政則專責其君者

告是上慢而殘下也軍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
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
夫音扶
轉饑餓輾音展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
過也。○慢傷也說文慢不遜也○尤尤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反而不知恤民
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新安
陳氏
且有司所以然者皆君不行仁政之故孟子
對鄒君言故畧有司而專勉君正本論也○范氏

捍說文衛也

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夏書
五子有倉廩府庫
所以爲去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饑寒
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去聲則赴救之如
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音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
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南軒張氏曰有司視民之
死而不救故民視有司之
死而不莫之救所以爲得反之也君行仁政而以民
爲心民亦將以君爲心而親其上死其長矣此感應
之理也曾子戒之戒之之語非特爲人上者不可須
臾忘撿身者亦當深體之○新安陳氏曰上之愛民
如父母之於子則民之衛上如子弟之衛父兄鄒君
知罪民而不知反已孟子惟以行仁政勉之而誅不

○存疑末小事齊事魏之問是欲擇一最强者事之以求自安之策也

○次崖曰夫立國者事大國亦不可廢但能自立而專恃此特末焉耳故孟子指之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乃自立之道也

○未人曰是謀指事齊事魏之謀

誅亡言焉得反之之意凜然可畏真深切之論死其長短同何敢死之死謂忘身救上死且不避也平時親其上當危難則死其長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此字是立國者責自強聲

滕國名

○通義仁山金氏曰姓之國在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滕縣古滕尚在又曰間於齊楚是時楚地東得彭城而齊自齊鄆以南至薛則滕西南迫於齊東北迫於齊

季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

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致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形句反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

稷禮記曲禮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粟士死制謂師衆大夫卒師則死之制謂命今士受命或迫以

而不可死也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

而不失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

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南軒張氏曰與其望二國

矜已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國鑿池築城與

民效死以守之是在我所當為之事為吾所當為而

自然固國以得民為本民心不附雖有金城湯池誰

與守之使民效死而不忍去非得之有素不能然也

○慶源輔氏曰築城鑿池致死以守者守義也使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愛民者不能也若夫間於二國而徒欲擇強者而事之以觀一日之安則是僥倖苟免而已○雲峰胡氏曰不守義不能致死而不

○廣韻觀鏡希望也

去不愛民不能復民亦效死而不去新安陳氏曰
守義守死社稷之義以俾其民也愛民當在平時
城池地利也民弗去人和也復致死
而守義以倡之此守國之正法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焉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通考石山金氏曰薛在齊取其地而城

之故文公以其偏與通同已而恐也

季對曰昔者大主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

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

邠地名言大主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

未人曰上章之問主於
依人此章之問文甚畏入
檢是無自強之志如何則
可言何以免吞併之患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邠本
商唐末宋以其字似幽改
從邠在今邠州

下章通考趙氏惠曰周自后稷生於邠美姓之國

后稷母家夏侯氏衰失其官而奔戎狄公劉后

稷曾孫也復遷幽燕篤公劉即遷幽之事又九世而

木王去邠遷岐通考詩所云是也沮漆在幽地二水東

流亦過周岐山東入渭邠在岐山之北則自邠踰梁

山至岐下當率岐水之涯耳蓋公劉皇濶及詩言都

邑之水也縣之自王沮漆舉境內之水也以此觀之

則不得以率西水游為漆沮也明矣皇矣詩云度其

鮮原居岐之陽太王已遷在岐山而文王又遷在岐

山之南後又遷豐邑在豐水之西武王又遷鎬在豐

水南故周自后稷居邠不啻奔戎狄公劉居邠木王

邑岐文王邑鄆又遷豐武王居鎬故羣書百考有自
遷至武王
遷之圖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

○講述自創始也垂傳
後也此地向未有國吾始
上此創立基業傳與後

人世世相承以為統緒

○家引下味曰矣二字又

見得是不可僥倖於其所

難必君如彼何哉此一自

足見遷國是不得已也

○秦子曰可繼註謂

后世可繼續而行却就事

上說下非也只是為可繼

其所乘之後而圖延宗祀

耳此處創業垂統與別處

不同此乃避難遷國而別

自創業者故須以延宗祀

孟子大全 卷之二

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

扶疆

上聲

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

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

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平聲後世可繼續而行耳

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

則但疆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

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徼幸與僥倖於其所難

宋子曰孟子言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
必為善而已矣初無望報之心也苟為善後世子孫
必有王者矣乃為大王避狄而言易大傳曰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亦豈望報乎○南
軒張氏曰所謂為善循天理而不為己私也為善者
初不期後世之有王而必有王者理則然也開久大
之基為其可繼者而已而不必其成功也若有期於
成功之意則欲速而見利私意一生無復可繼之實
矣○雲峰胡氏曰集註兩章皆言不可僥倖大凡僥
倖者不為天理之所當為而徒黷夫意外之得者也
前章是守義愛民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其在
人者此章是勉強為善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
其在
天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

此章見人君當竭力以事大國之宜

卷之二

四十一

○周禮行人賦合六幣圭以馬璽以皮璧以角琮以鐘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史記平淮書云古者布幣諸侯以聘享乃以百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存璧然後得行。○財貨源流云珠生於大海中乃蚌蛤胎也。○押雅云龍珠在頤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蚌珠在腹。○梁山在今西安府乾州境岐在邠東岐山又在梁山東。

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禹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父者養人。二三乎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豈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亦生物以養父。今爭地而後入。是以其所以養父者養人。

○釋名云六十曰耆。耆指也。不從乃後指。事使人也。又至也。巨至老境也。○唐荆川曰。何患無君。不是與民決別之辭。乃率其民而去之辭。○焦漪園曰。獨處而無民。便不成箇國。廷之何益。且邠土之民皆相宗以來。累世之赤子也。而可遷之於岐。

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南軒張氏曰。太王之言忠厚不迫。其遷本以全民。不敢必民之歸。而強之徙也。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天地之心。真保民之主也。民心自不容釋乎。太王戴其仁。有素矣。然太王之事。非德盛而達權不足。以與此。○東陽許氏曰。太王自邠遷岐。民從之如歸市。史所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蓋非獨邠民。近於岐周之民皆歸之也。當時西方地近。戎狄皆間隙之地。非封國之疆界。故太王得優游遷徙。若勝在中國。久介大國之間。無可遷之地。民雖或從之。亦無所往。孟子特舉太王之得民。以警文公。爾故下文言效死乃其正也。

○孫相源正義堂講義曰。當時文公計死守是第。一着遷國是二着。五字於末本。預問即告以死守。再問乃告以遷國。至再三問。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孟子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孟子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

乃并一書之乃先之以
遷國而終之死守則其意
未嘗不在於死守於人
去死甚難故又使之自擇
○經史參同曰劉禪事
不死守而遂至于亡漢明
皇奔蜀不死守而幾至于
亡唐徵欽降金不死守而
竟至于亡宋所謂國君死
社稷者乃在金宗故曰
東秋之有君

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
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公羊傳襄
公六年十
有二月齊侯滅萊魯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
正也不書殺萊君者魯舉滅國為重通考趙氏惠曰襄
二十五年崔子弑齊君萊子曰君民者社稷是主臣
君者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
亡之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違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
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記禮運故國有患君死
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

性理字義云權字小於秤銖上取義秤銖之物能權擇重以取字亦名之曰權之意也衡有星兩之
不彗指便秘來移去應物以取字天理之常經是經古今之通義是推

廟謂之變。○問集註義字當改作經字。來子曰思之
誠是益義便近權或可知此或可知彼皆義也。經則
一定而不易既對權字須著用經字通考吳氏程曰
君死社稷謂之義與權似無別故語錄欲改作經
審已量力擇而處慶源輔氏曰遷國以圖
存者大王是也守正而
俟死者國君死社稷是也在文公雅有此二法故併
舉以告之然權非大賢以上不能為經則人皆當處
也故彼人審已量力擇而取其一焉夫大王之事
非人所能為然則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常
法○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
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不得已也然
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

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
 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諫矣然理之可為者不迥如
 此舍上聲此則必為儀秦張儀蘇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
 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
 道也問孟子對滕文公三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
 此宋子曰勝是必凶無可疑者况王政不是一日行
 得底事他又界在齊楚之間一國視之如太山之壓
 雞卵耳若敵他繼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若
 湯文之興皆在空間之地無人來觀他故曰漸成大
 若勝則實一
 是難保也

○人物考云魯平公名叔弓也平公五年用樂正子為政六年季子自齊而歸魯公將因樂正子
 以見季子季子辭人城舍止之

○郭偉曰君身于乘之也也季子匹夫之賤也君何為輕身之貴以先禮於匹夫之賤者無乃以季子為
 賢乎則禮義由賢者出而
 季子之後喪踰前喪厚其
 母而薄其父吾不知於禮
 義何居也而未得為賢者
 也君無見焉

○廣文選中載平公與齊
 宣王會于危釋山下樂克
 備道于孟子於平公曰季子

○魯平公將出嬖人城舍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
 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自將見
 季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
 義由賢者出而季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輿乘于君車也駕駕馬也季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
 言其厚母薄父也請應辭也新安陳氏曰平公將見
 以沮於城舍後克入
 見審問不見之故

私淑仲尼願學孔子其德
人如神也長民其道可以
發政施仁君何為不見乎
公因許之見臧倉欲沮其
見乃以訶言投之也
○蒙引一說前以上後以
大夫二句實如小德復大
德小賢復大賢之例木抵
此說為正大平穩
○存疑云蓋以三鼎五鼎
禮有定分不得謂踰棺柳
衣象人人之所得自盡而
有厚薄乃所謂踰也
○禮文曰棺柳衣象之美
乃人之所得自盡者非以
前為子後為大夫之有制
設之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韜也曰或告寡人曰
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
前以至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
柳衣象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入見之見音瑰與平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
雙峰饒氏曰樂正是樂官之長恐其先世曾作樂官來于孫遂以為為姓樂正表亦是一人以此見樂正是姓如司馬亦是因官以為姓
仕於魯三鼎士
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雙峰饒氏曰五鼎是大夫之禮羊豕魚腊膚二鼎是士之禮特

○增補一牲曰特文豕生
曰特又周禮註豕三歲
特

豕魚腊通考東陽許氏曰儀禮特牲饋食禮士祭禮
特用豕陳鼎三豕右肩臂膾肫脰正脊橫脊長脅短
脅九體膚三離肺一肝肺三為三鼎魚十有五為二
鼎腊獸之乾者用兔為二鼎少牢饋食禮大夫祭禮
牲用少牢陳鼎五羊右肩臂膾肫脰正脊橫脊長脅
短脅正脊代脅十一體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
于一鼎豕十一體如羊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膚
九實于一鼎魚用鮪十有五而鼎腊用麋一純而鼎
有臂膾者股骨也膾膾股骨也正脊脊之前也橫脊
次正脊橫脊在後者膚革肉也離肺者挫離之不絕
中央少許剉肺者切肺也舉肺乃食所先舉也祭肺
者尸主人主婦用以祭也舉肺則離肺祭肺即剉肺
也凡牲用右胾腊合并左右胾故曰腊一純純猶全
也然此諸侯之大夫士若天子之大夫用索牛士用
少牢

○禮玉篇音構切中鉤也

少一本作不

○王荆石曰行止以道言
德尼以人言所以行所以
止以天言

○倪伯昭曰行止以道言
通字重看有契合意不止
乘與一見而已

○昔伊川先生治州之行
人曰是行也族子公孫與
那怨為之耳伊川曰族子
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
敢疑于手既知天焉用戒
氏

○蒙引云此天字以氣數
言○吾之不過魯侯天也
以其為治亂興衰之所係
也不偶然也既以時進言
則魯侯之感於臧倉亦天
也

樂正子見季子曰克盡於君君為來見也譬人有臧倉
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
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倉之子焉能使我
不遇哉為去聲沮慈呂反尼
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
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
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
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

出處上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

及上實為之非人所能也夫何怨尤之有○范氏曰在

孟子可以言天在魯侯不可以言天賢者在己者有
義在天者有命脩其在己而聽其在天至於人君則
當尊用賢德奉行天命不當議之天也○慶源輔氏

曰章句之說深得聖賢出處之道樂正子亦未免以
世俗之心窺孟子故孟子以此發之○雙峰饒氏曰

孔子有兩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
也與孟子此章一同皆取必於天天之將喪斯文也
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
如予何這是取必於己言天既欲喪斯文必不使我
得與於斯文天既使我得與於斯文則是天心不喪
斯文一說是我之命係乎天是以天為主一說是天
命係乎我是以我為主二者相為賓主那箇是聖人

○談女惠切說文象也漢
賈誼傳尚有可議者蔡謨
曰誼言也

○應齋曰饒氏却以論語
天之未喪之八字對此天
字說者一則取必於天一
則取必於己亦看釋天字
不盡故故岐而二之矣

孟子卷之二
孟子曰：「天爵曰仁、義、禮、智，是謂天爵。人爵曰官、祿、錫、采，是謂人爵。夫天爵不可及而後求，人爵不可及而後求，則天爵不可及而後求，人爵不可及而後求。」

之言。這箇是賢人之言。孔子告子服景伯是與常人說話，又低得一等。**論語**朱氏公遷曰：「此章論出處，而以天命決之。聖賢蓋以天命曉人，封人則以天意觀聖人者，出此一類。專以窮達言，真氏以伯寮之愆，藏倉之沮，未于莫我知之歎。孟子何為不豫之語，皆為安義命之事。天以分定言，此亦在天之天，雖以理言而實兼乎氣者也。故與命以氣言者，相貫餘凡所謂不想天與此類同。」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二終

孟子曰：「天爵曰仁、義、禮、智，是謂天爵。人爵曰官、祿、錫、采，是謂人爵。夫天爵不可及而後求，人爵不可及而後求，則天爵不可及而後求，人爵不可及而後求。」

